

律呂

推十二律旋相為宮及十二律上生下生與夫變宮變徵之說

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大蕤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大蕤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鍾大呂大蕤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各今俗樂亦用之今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蕤之徵則林鍾六寸而太蕤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則當為林鍾上生大蕤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大蕤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大蕤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

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上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於和通典謂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大蕤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也凡十二律皆有一變一律之力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蔡氏新書此說甚詳誤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有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常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文集

金聲玉振

以金所以成其章
以玉所以成其章

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飾之以玉其章亦有不可紊者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小大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小大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王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

文集

樂器八音因革

按諸志匏瓢也女媧氏列管於匏上納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笙小者曰和今以木泚代匏竹管也三孔曰簫得古以葦為之簫舜所造爾雅謂之筨長尺四寸漢世有銅簫又有管長尺圍寸角漢武帝工人

丘仲所造元出於卷中長尺有咫篪吹孔有竇如棗胡篪出於胡吹甬篪木名悲栗其聲悲出於胡中木祝敵也祝以舉樂敵以止樂今貫為拍板絲琴也伏羲所造舜五絃武王加之為七絃柳渾造一絃琴十二柱如琵琶形擊之以竹曰擊琴新唐志云琴工備楚漢借聲蔡邕五弄楚調四弄瑟大吳所造琴本秦聲或言蒙恬所造非也如瑟而絃少京房造五者准十三絃乃箏也筑如箏細頸以竹擊之如擊琴琵琶四絃漢樂也秦長城之役有絃鼓而鼓之者漢武帝以宗女嫁烏孫以為馬上樂今俗謂之秦子阮咸亦秦琵琶也唐武后時蜀人得之古冢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咸箏漢武帝樂人侯調所作豎箏箏胡樂也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于懷兩手齊奏俗謂之箏箏漢又有鳳首箏箏唐善子所作如軫七絃上填也帝堯埏土為之形如鷲卵六孔統上豐下新唐志云土則附葦而為鞀缶形如覆盆古西戎之樂以四枝擊之金鍾也黃帝工垂所造大曰鐃爾雅謂之鐃小而編之曰編鍾中曰瓢小曰鼗鐃于圓如確頭鐃木舌搖之以和鼓石磬

也泗濱浮磬是也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為之長九寸廣
二十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者才
三四寸耳銅鈸出於西戎其圖隱若浮漚貫以韋皮相擊以和樂銅鈸
虛其一面覆而擊之扶南天竹類皆如此革鼓也雷鼓路鼓靈鼓以多
寡之數言之也夏后氏加以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枉謂之楹鼓
周人縣之謂之縣鼓後世從殷制謂之建鼓晉鼓應鼓與缶奏相參小
鼓有柄曰鞀大曰鼗搖之以和鼓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微腰
本胡鼓齊鼓大如漆桶僂鼓小如甕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
羯中故曰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小於羯鼓擊之以槌毛圓鼓雞
婁鼓皆腰鼓也

宮縣

周禮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曲縣士特縣縣之橫曰筦立曰筦飾筦
以飛龍飾簋以飛廉鍾簋以擊獸磬篪以鷩鳥上列樹羽侈垂流鏜周
制也縣以崇木敷制也飾以博山承以花踐履以華蓋上集羽以飾
之所加也漢魏晉宋齊梁六朝宮縣凡二十架鍾鐘十二編鐘四磬四
也隋增為三十六美唐初因之又設熊羆鼓吹按十二高宗時蓬萊樂
縣充庭凡七十二架天郊廟百神之祀會朝宴享之禮各有器數隋唐
尚侈大畧如此惟宋朝樂縣未嘗過三十六簋將相大臣之家歌兒舞
妓容或有之而樂之器數不聞凌僭至今大家猶然亦足見為國以禮
可與天地相為長久也

樂有八音之節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其所以蕩滌邪穢消
融渣滓者人若無所用其力也故學者之終必深有得於此然後成焉
蓋其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也

聲相懸如貫珠

五音六律不具不足為樂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然亦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
如貫珠可也

文公語注

樂未作擊鑄鐘

鑄鐘甚大持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此鐘以發其聲衆樂既闕乃擊待懸磬以次其韻文公語注

六十聲如甲子

又曰樂之六十聲如六十甲子凡十二律每律管五聲如黃鍾自管五聲大呂太簇夾鍾以下每律皆管五聲甲子支干亦然甲子管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乙丑管丁丑巳丑辛丑癸丑以下皆然便是樂一般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若不相屬而寔相為用也但術家有納音之說不可曉前輩多論此皆定說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即此說也文

論作樂體雷聲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其有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天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聲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文集

樂者蓋本乎政

樂者本乎政也改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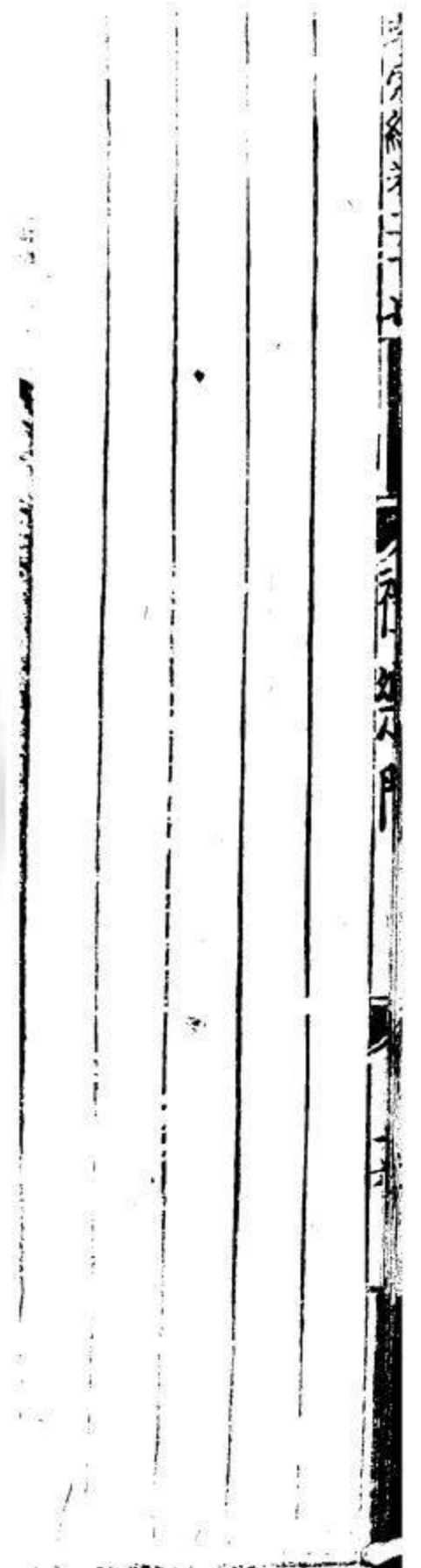
周子通書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注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封建門 縣丞管韶校正

封建

辨蘇子由古史論封建之不可復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
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
毫大外強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
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
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
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
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

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
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
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
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
為不異於郡縣是因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
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
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
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析之夫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
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體
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虛其不親也如太公之
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
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三
於項羽初起即賊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白臨蒞其民也而具

也魯人猶且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
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秦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
後則已為郡縣又矣而牧守有難為之緣屬者猶以其死葬之是豈有
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強大誠不可以為治既
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
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
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
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行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
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善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
之心祖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夫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
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矣如此是則不唯其
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莫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
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
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

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意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莫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文集

封建則無夷狄亂華之患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國禁衛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貪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晉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國天下中原而世有戎夷之禍悲夫

罷封建而郡縣最是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東坡取其說而附益之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削奪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有不可得者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併兵力相殘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非獨李斯秦皇知之始皇既定天下分郡邑置守令理固宜然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意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云云凡有血氣者必爭爭之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首亂之端也自書契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戕有不出於龔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而此禍幾絕而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封建乃天道之公郡縣乃一人之私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之制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欲之私也封建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伯世暴王之所以縱人欲悖天理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

有功者以地而不終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邦國之制為於是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主巡守侯述職之
禮樂法變為於是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為於是井
邑丘甸縣鄙之夫數為於是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為於是
有井
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
制廢而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
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政文
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
廢而禁禦暴侮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
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
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
法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論

不必封建

柳宗元有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
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詆
力一天下刻滅萬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准知周之長
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於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
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
猶不能祇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
必使繼世乎是以一人之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
之堯舜禪受湯武征伐三王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
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
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謹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
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非古封建乃為盛哉疏

分封之策文帝已行

賈誼分封之策文帝固以行第世俗不深改爾分趙之河間以王辟疆
分齊為七國以王齊後豈非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乎誼之策帝固已先

得之其聞誼之言所以無嘉納之詔者蓋此機不可洩於外也烏乎文帝分諸侯之權非惟諸侯不知群臣皆不知之至景帝武帝之時亦不知之至於數百年猶不知之所謂善行者無轍迹乎故表而出之以見帝之不可及

西漢年表節要

異姓諸侯王表云

故擬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封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等諸侯所謂親親賢親賢云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云云自號為皇帝而弟子為匹夫云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百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疆土二等之爵功

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吳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長沙云云可謂矯枉過

其正矣云云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

帝施主父偃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至哀平之際親屬踈遠是故王莽知漢殫微亡所忌憚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王子侯表

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自是支度異侯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漢興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商牟涓夏侯嬰灌嬰傳寬斬欽王陵陳武王正薛欽周昌丁復蘇達高后詔陳平蓋差列侯之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也漢交景

四五世間多陷法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周亦少密焉
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綴讀前記盡于孝文以昭元功
之侯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春秋列諸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矣乃有弓高襄城
之封師古曰皆後句雖自外揀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侯降者周亞夫
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
帥受爵應本約矣

秦漢之際月表

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孤秦之弊是一說此亦是封建利害則
又是道德之威狂妄之威成乎安強滅之之說唐件友云

諸侯王表

班固意主封建。周秦利害明。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後弱宗主
利小害大當初只合小其力不當奮其權

王子侯表

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體。武帝托廣親分諸侯。元帝時宗
室衰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分作此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侯者此序大意
傷漢於功臣恩澤。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用密使靡有子遺緣周密
景武昭宣元功臣表

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上又有深意吳楚胡越用兵雖應本約不
比創業非得已易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崇德報功建官推賢位事

征夫

外戚恩澤侯表

只論亡名便見僥倖若論高祖繼絕皆為民心無恩澤後世以寵宰相
外戚為僥倖。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食惟賜無
常惟予以馭其幸

封侯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
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
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
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
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洪封平
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開封鄭侯樊噲妻呂須封臨
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樂布封為樂通侯是也或以地名如以
蘇建為平陵侯衛抗為宜春侯或以功號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
軍侯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驃侯或以美名張騫封為博望侯取
其廣博瞻望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
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周禮封建之意

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於天下蓋以為強理天下幾方千里以為甸

服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舉天下之大而不敢專享其功亦惟
我一二兄弟甥舅是攝是贊同獎王室毋相害也若於建置之始雜焉
無所別白於其間則吾之所與共守天下者何以為長久之道哉是故
大功莫如齊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後百里之封曹文之
昭而為何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晉武之穆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
親小邦也以至武王之母弟八人而五叔無官蓋文武周公封建之初
心為褒表功德而設非徒曰大封同姓以明親親而已漢高帝而秦人
孤立之弊而不知有國家褒表之法以里開之恩裂全燕之地封故人
以開門之益分天下之半而王薛享信何功而王於韓韓何德而王於
吳是故周雖東遷而卒收五伯之功漢末中世以激七國之變晉
宋尚能成周於王室如魏之時彭韓英盧遠欲連帝嬰於帝業甫成
之日周家封建之效如彼漢室封建之患如此安得不歸於始者褒表
之當否耶雖然固失之矣然有可諉者曰周德下衰始由武以一
而封褒表之意已失矣又其甚也韓趙魏以三家而侯封建之制蕩然

矣漢自文景以來有貴誼以啓衆建之失有主父以明推恩之令亦是
以少弱其強大之勢矣嗚呼封建之法得之於文武周公而子孫發之
失之於高帝而子孫復之漢亦無大失於周矣

群言考索卷二十八

續集

群言考索卷二十九

續集

建陽知縣區玉 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縣丞管韶 校正

○官制門

歷代官制

總序

三代之道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成故凡君臣庶民皆人也人不能以自治必推其能順天地以治人者戴之而謂之若君不能以獨治故必擇其能代天工以共治者任之而謂之臣君臣之間兩盡其職則民得其所矣古今天下有是民則有是相主養之事有是事則必有是相維持之職非古無而今獨有之也惟職當於事則知所以為民職浮於事則徒知所以自為而已少皞以五氏司民時五鳩鳩民事五工正以利民九農正以危民皆為民也堯命羲和以授民時舜命九官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牧以主民事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家設官以為民極皆順天地代
天工者也以一君而統百官而理萬民所謂本也以萬民而養百官以
首官而奉一君所謂本立而末自舉也今昔建官上必量材而授下亦
自量而受則知所本矣不知所本而若臣量於自奉輕於為民是豈天
地之心哉故夫無是事而立是職無是實而有是名者皆非也官苟可
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苟可以集事則與其繁也寧因必攻已事
之驗不為鑿空之談則古今官制名實之是非煩簡因革之當否其如
指諸掌矣

職官表志

太上龍雲鳥火之號至春秋時刻子猶能識之則知文籍既主官制未
嘗無表志焉書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因唐虞而倍其數第第制
承必有品式若表志然所患文獻不足以證之耳周典一書此又表志
之大者非周公創為之心乃損益帝王之制而備之耳曰百官倍曰三
百六十此其制也曰萬國咸寧曰亦克用又曰以為民極此其意也班
固漢表必先叙其所因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侈心終言新
式慕古無補而更民不安以見光武中興節約之意有足法者范曄志
東漢百官止存光武之制而其後之所因革損益漫不及焉晉隋唐志
但紀官名之變復而煩簡是非之實又無所旌別非惟後世官制不加
漢初之簡易而史之志百官也亦失班氏紀述之體矣是安能究古者
建官之本意哉

歷代官制因革

虞典六官其來尚矣唐虞水土事殷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之任垂益
以工虞分司空之職是時文刑雖設民用不犯於是司馬司寇皋陶兼
掌之而有餘禮樂教化務所當先於是司徒宗伯契夷夔分典而不足
棄右移龍納言十有二牧食哉惟時凡以為民也三代相承率由斯道
秦人不師古始輕變官制未害也特罷侯置守尊君抑臣燔燒詩書以
愚黔首其意唯知自奉而不知有臣民也雖然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
變也蘇秦為國相許歷為國尉孫臏仕魏為將軍而須賈亦為魏中大

夫吳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荀卿令蘭陵是則守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夫是制既定於秦而漢人復因秦舊自魏晉迄于隋唐又復因先漢之名而升降之如秦漢侍衛之立謂之侍郎而近世若從橐之尊秦漢出入禁闈謂之侍中而近世為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甚卑而近世以為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弟願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為民之意如何耳其或煩其制以病民後其名以尊己文貌有餘而精神不足氣血壅底而脉絡不貫者皆未免秦皇漢武之餘習也

歷代官名公襲

人皆謂唐之官名因乎隋宋朝官名因乎唐曾不知公師保傅大尉將軍自周漢已有之二漢百官表志有侍中備顧問有僕射中常侍黃門侍郎給事中等皆在禁中似今門下省也有尚書令又曰中書謁者令掌選置及奏下文書舉似今中書尚書省也有尚書僕射佐令奏下舉事似今左右僕射也有尚書六人分為六曹典天下集課事似今六部

尚書也內有三公尚書二入典三公文書有吏曹尚書典選舉以今吏二千石及水火盜賊以今刑部兵部尚書也有民曹尚書典治功作及監治苑園似今工部戶部尚書也有客曹尚書似今禮部尚書也又有左右丞掌錄文書似今尚書左右丞也每曹有侍郎六人似今六部侍郎也有尚書郎有尚書郎中似今六部郎中員外郎也不特此也少府之屬有御史大夫有御史中丞有治書御史有監察御史東官之屬有庶子有詹事有舍人洗馬議郎九卿則有宗正司農太常光祿太僕衛尉鴻臚大理七監則有都水將作六匠等其餘如太史太祝太醫博士祭酒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凡此之類皆二漢之官名也唐豈特因隋宋朝豈特因唐也哉夫古今天下雖封建與郡縣不同而其民其事則同故其所以異者封建則事要而官簡郡縣則事煩而官冗也周之官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孤列九卿則其制為益簡民胡得而不安秦漢以來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三師既有三省復有六曹既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制為益冗民胡得而不病哉隋志云隋尚書八座六部之屬並如漢制又如梁武用朱齊舊制有尚書省置令僕六尚書有門下省置侍中給事侍郎有中書省置監令侍郎又有策書秘書省此見隋唐

官名皆因秦漢舊
晉六朝之舊也

歷代改制不如省官

孔子欲正名於衛者正其父子君臣之名分也夫豈徒名之謂哉是故
太古官名雲師火紀不必相同而况於唐虞三代乎欲正其名亦必考
論其實而已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皆未幾而亡武后元
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未幾而亂漢光武宋高宗不更舊制惟
務省官皆身置中興之功目擊太平之效者何也蓋君與臣為一心臣
與民為一體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徒更其名與制而不計其民之便
與否是紛擾臣民之體統而使之氣脉不通貫綱目不相聯附所以
亂亡相尋也惟能省官而從節約之制則猶夫清心而四體安提綱而
萬目張茲其所以為治歟後漢志云漢興畧依秦制武帝改作民用
安樂宋高宗孝宗併光祿鴻臚禮部并衛尉入兵部太僕入駕部又
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內侍監入內侍省大而三省亦不置長官
改僕射之名為丞相而已

歷代正名不如務實

新室後周皆因倣周官之制而更立公卿大夫元士之號其大畧則同
莽以來地制祿視歲之豐凶而增損宇文以穀制祿視年之中上下而
頒歛之其制亦畧同顧其所以異者莽之制度煩碎更終不得祿而各
自為奸以取給加提其綱而秩祿有定賦加之以六條清心無非便民
之事此其所以治也然則漢制不因周而因秦唐制不因後周而因隋
亦足以致治者何歟漢之初興凡事簡易唐之初興亦務省官其制不
必慕古而其意則微有合於古也使武帝能循高祖之法元宗能遵太
宗之制雖不紛更不害其為治也宋初務實與漢唐之初同元豐改制
政和正名興建元開元同得失之迹可以鑒矣

漢官制

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

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三公
九卿者職官也待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之屬加官也其爵則以
功次差轉等級有差攷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訖不

繫其爵之高下固有爵崇而官不轉者樊噲爵至列侯始遷為郎中夏侯嬰至侯不離乎太僕是也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遷轉之制或遲或速雖有資格未始一拘於資格也唯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時恩其所加則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入禁闈故其叙官多在職官封爵之上漢初未有加官且自武帝始置此而外廷公卿之權蓋於是乎輕矣

加官之制

自奉車都尉之外凡七侍中。左曹。右曹。諸吏。散騎。給事中。奉車都尉掌御乘與親近之職也故加官皆屬焉以此見加官皆親近也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得受尚書事左右曹也受者受而奏御也諸吏得舉法散騎得騎馬並乘輿言騎而散也無常職也又有給事中中常侍從左右備顧問應對所加或大夫或博士或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又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置加官乃是疎外宰相上史舉法乃是奪御史中丞之權

光武省官非濟已私

光武中興深察前弊且當天下彫耗思樂息有之時躬行節儉取西都官制隨事裁損大畧求以濟天下實用而非為已私也故以太常言之太卜則省併太史中興所省凡十官以光祿勳言之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皆省焉以衛尉言之則旅賁令衛士一人丞皆在所省也大僕之六廄則置一廄牧師苑皆令官也亦從而省焉右監廷尉之屬也驛官別火之令丞鴻臚之屬都司空者宗正之屬也均輸司農之屬也中興悉從而省焉水衡離宮燕居之處則省併於少府將作大匠之所存者左右校一令而已此軍中侯監五營中興既省中壘胡駢之併於長水虎賁又併於射聲世祖節約之制所以反前日浮冗之弊而天下之官師相與維持一代之治者宜為武帝之常憲武帝奢廣之事所以濟一己之私者固有間矣

政權必有所寄

蓋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西漢興敗舉出於此漢自孝惠

垂拱責成輔相人主皆不自有所為至晁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帝而文帝不用輔相大臣權望日重以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之尊始招徠賓客為進人物當時固有起家二千石之事然而政在朝廷畢竟是宰相陰用人才亦奚不可者使武帝以蚡為非其人則權擇一相委任責成豈惟漢家特後世終無權柄下移之禍奈何帝不能堪欲攬威福之柄然一已聰明有所不逮必須置人為耳目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愷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揚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起家亦自驟貴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夫捨大臣而與小臣謀固不是然此等由是朝中書宦者之屬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皆不如中書宦者用事揚雄傳所謂下傳並賢用事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與其委之閹宦又不若任之臺閣近臣

漢之官制最有好處均之為二千石也而有比者有真者有中者均之為官吏也而有試者有行者又有守者比不如真真不如中試不如行行不如守觀霍光傳有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是樂成守少府而兼行鴻臚事爾按九卿鴻臚位第二而少府位第五以少府而兼行鴻臚事未得為真也亦猶平陽伏寇行御史大夫事韓安國張湯行丞相事蓋寬饒為諫大夫行郎中戶將軍程璜為都尉行太守事爾凡此皆兼行之也宣帝元康元年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五鳳元年守左馮翊凡此者皆是權守此守舊銜而帶之爾非兼行之也至於試則不及此矣王溫舒試縣亭長張禹為郡文學試為博士以此見試不如行行不如守又王尊為號令轉守槐令兼行美陽令事是王尊雖兼三令只在號為令蓋守者為遷擢兼行者為權攝又王尊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又為真如此則前日京兆只權衛今日有功則擢守既守乃為真諸守臣稱職者滿一歲則為真又有身帶兩官一官具職秩位號者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趙充國自水門都尉擢後將軍領水衡如故凡此將軍皆號爾非有職事官屬也金安上光祿大夫中郎將馮奉世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凡此士夫皆加秩爾亦非有他官守也正如宋朝官制未行之前凡尚書翰林皆是遷轉之階爾凡官缺攝者稱行官卑職重者稱守兼它官者稱權出者稱奉使國家之制朝官資歷淺者間出補外不過下一等帶一權字耳所謂權發遣者惟三司開封官耳其後王金陵引用新進監司郡守始皆帶權發遣矣甚至於擢知縣資格而為之

漢唐樂美名

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制度動欲慕古而初置官名獨不能法古者侈心奪之也唐太宗使長孫無忌輩撰集隋志觀其叙歷代官制自秦而下至于隋大畧相切損益無幾獨謂後周酌豐鎬之遺文其典制有可觀焉又謂隋煬號令日改官名月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則是漢制而貶隋也今觀有唐官制又復捨周而循漢魏陳隋之舊者何哉亦以公孤侯伯之稱近於樸古而省部寺監之號足為美觀也厥後易

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祕書省為文臺之類豈非樂其名之美歟梁武帝增十二卿以象四時革選部定為十八班作戎秩百有餘號皆其類也其於治忽本無所繫焉唐太宗猶有異於漢武帝者尚能省官故也

唐官制

太宗省官固善不合有負外之置

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三百六十總而起之為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員也攷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蓋多也今正觀省內外官六百四十五員唐志七百員太宗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非不甚美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

守之員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朱甯
開元六典象周為制

魏鄭公嘗以周典為太宗獻太宗以為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
周公之道不可得帝也既懷盡虎不成之疑證等復慙禮樂廢缺之問
是六典者而太宗且未之能行而唐初官制自因漢魏之舊本不與周
典相侔開元十年元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
張說陸堅修撰經歲無成乃命毋嬰韋述輩參撰始以唐之百官今式
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
成是知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為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
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哉况唐自高宗迄于肅宗
官名屢有因革高宗龍朔蓋改舊名咸淳元年復武后光宅垂拱天授
又改中宗神龍復元宗開元二年改五年復天寶又改
肅宗至德復而元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
門下為黃門侍中為監至五年而復舊二十四年改主爵為司封天寶
元年盡以三省之名而以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之類

先後自為異同也如此其制安得與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過曰
尚書以正邦理以宣邦教門下以和萬邦以弼庶務中書以釐萬邦以
庶百揆之文而已吁六典象周為制既非其實元豐又復象唐以正名
曷若各循祖宗之法哉

宋朝官制

宋初務實意

尚書二十四司由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宋太祖太宗一旦懲五季藩鎮
外重之弊凡尚書即曹卿寺等官悉領外寄以分其勢於是上而三省
六曹下而九寺七監皆為寓祿官而臺省寺監悉以他官兼領名若未
正而實則有餘者非其人不以任是職也自章聖咸平中楊億首言文
昌會府宜復其舊是時李公沆實任端揆而未嘗有所更變仁祖至和
中吳育亦言尚書天下之大有司當漸復之是時文潞公富鄭公皆在
中書亦不聞有所改作誠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也自熙寧中王安石
用事而元豐初王珪蔡確繼之悉取百年成法自宋初至元豐三
年正得百二十年更而

張之於是六尚書二十四司與夫九寺五監皆復其舊一時之名亦甚
正矣柰何其名既詳而其實則不可遍察也當是時以左右僕射而兼
中書門下之職者珪與確也相臣如是他可知矣是時章子厚徐門下
丞安燾為戶部尚書
曾孝寬為吏部尚書遂使奸邪朋附充塞朝路元祐諸賢雖出力以障
其瀾而紹聖政和群小布蔡京又從而撤其防矣然則務名務實其
得失相去乃爾相遠耶官制舊典論曰宋朝設官假名以任職
責之事功以實不以文故以三省六曹寺監官
僚之名分品定祿命充職任自太子洗馬而上
下既京官在內為主判出外名奉使其領在京
陛權為臺諫經筵必備頭問朝臣領外差遣則
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宰官軍通以
進之士官未升授者即以太子中允處有出身
任監司重其持節故也亦名借補俟歲月以轉
行故流品無雜名位知

元豐改制因唐六典

神祖晚年喜觀唐六典於是悉易祖宗舊制而惟六典是法其大者建
立三省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復行有法式事尚書奉行而
政柄悉歸中書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此

改制正名之體統也柰何蔡確欲專中書之權遂白三省不建長官而
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凡有除授珪
不得預聞而確得以自專造命之權是審復奉行之制已不行於當時
矣呂公著進言三省當同班奏事分省治事司馬公光遺奏亦謂有此
事則置此官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蓋有見於確之自專也
神祖是時已有悔改官制之意珪確復以省費正名為言於是莫之
行嗟夫小人託人主之公而行其私乘人主之美意而逞其不善之心
大抵若此是豈變制改法之所能防閑哉惟靜以察其所安而後可爾
厥後羅思奏言以為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異於未改制之前
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而主之者今增而為六
七故官愈多而吏愈衆祿愈廣而事愈煩每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
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屬外務自下而達上者亦然故不若專責省部
則官省而吏少事簡而功速矣味思之言則知元豐改制適增冗官多
事之弊而已夫何名正之有此羅思元祐三年奏也上謂今有禮部又有太常寺
七年耳思又謂今有禮部又有太常寺

部又有光祿勳戶部之有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
有補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
觀此言則元豐官制
與熙寧新法何異

政和改宦官武臣之制

宋朝蓋釋節度兵權而寵以虛名不置殿中監而止曰都知押班元豐
正名於此獨無所改作猶且知祖宗自有深意也政和中蔡京當國悉
加都知押班以大夫之名曰知省事曰同知省事曰簽書省此按蔡龍
圖舊典也止齋云京改都知為知省事副同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
效樞府事人易走馬承受而為廉訪使凡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並為正
任非惟名器濫襲而童貫得以專兵稔釁矣夫京之改武官制也實壬
辰歲也自是而至靖康丙午止十五年耳十五年之間女真已有窺伺
河洛之志併吞夷夏之心彼方習勒戎馬戰陣之事而此乃紛更武官
虛名大抵皆取唐之武散官階與漢魏以來武官之名而雜就焉何異
大盜隱伏門屏而家相方率歌童舞女雅修擊刺之容乎興衰治亂莫
繫於人事如此猥歸之天數不可得矣愚又嘗因是而推原改制變法

之由而有感焉熙寧壬子王安石之新法行此一變也元豐壬戌蔡確
之官制行此再變也元祐初年方復祖宗之舊而紹聖甲戌章子厚重
行熙豐之法此三變也崇觀宣政蔡京用事最久而紛亂法度非止一
端此又其變之大者四變之餘靖康之禍作矣夫自熙寧壬子止於靖
康丙午五十餘年之間而法度四變新法再行而終廢官制遂變而不
復國有焚絲之擾民無一日之安禍胎於王安石呂惠卿長於蔡確章
子厚成於蔡京王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乎

新舊官制

宋初廢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唐人之階二十九宋初之階
十有五而元豐之階三十四而參錯二制而損益之也左右之制置於
元祐紹聖罷之惟存其五而五者之名則定於大觀選人之制起於宋
初崇寧七階已定其四而三者之名則更於政和此其建置之大凡也
蓋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領外寄即曹卿監皆為虛名特以是
寓祿秩班位序而已而所與之事則別有職存也熙寧天子厲意更新

置條例之司設檢正之官兵部軍器大理特作學官司農各已修置董
正治官之屬舉矣而名猶未正也乃元豐之三年取唐六典而與群臣
講明之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
或統而治之其為治備矣然議者猶慮其無甄別流品也故元祐為之
分左右焉而議者猶慮其沮人為善也故紹聖罷之而存其五焉所以
存者謂卿監以上則不可不分之也若乃文林儒林登仕特仕在唐有
之宋初已有之元豐正名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暇釐正此
崇寧所以必更其七而政和又定其四也歟雖然此特其制然也而其
意之異同則又不可不論者且兩制以上不遷卿監舊法也而今也自
朝請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非有合於古歟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舊
法也而今也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非有合於古歟
合者固多矣而不合者亦不少也蓋祖宗舊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為
嚴密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進士為一等世賞
雜流各為一等且進士等遷司諫一人及第并制科遷祠部進士出身

遷也西世賞遷虞部雜流遷水部夫司諫祠部屯田虞部今之一朝奏
即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六曹侍郎其遷不等侍從臣察自禮部遷
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察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侍郎
今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舊制前行郎中進士則遷
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
今以一朝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遷即為之矣舊制六部尚書侍從
則歷禮部戶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今以一
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
品混淆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流品有品則人安其分而
無僥倖希覬之心官品不輕則名器加重而天下知所趨向今則反是
嗚呼安得如丁雋者而與之語祖宗之制哉安得如畢仲舒者而與之
論祖宗之制哉

省冗官

言冗官之策於今日者時省其職乎抑省其員乎抑省其入仕之人乎

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曆之減任于此省其入仕之人也以崔思之奏攷之禮部有侍郎郎中員外祠部亦置郎中而太常又有少卿博士丞簿其實皆禮官也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庫部有太僕衛尉工部水部有三監宰皆重復置官崔宗之言於哲宗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也又况祖宗時大縣置丞小縣不置今之縣不置丞者鮮矣大郡具僚屬小郡不具今之郡不置僚屬者鮮矣職之冗也如此其不省之乎以蘇子由之序攷之節度視皇祐八倍防禦視皇祐十倍大夫七倍景德朝奉即六倍景德承議奉議即三倍景德子由之言於哲宗也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也又况祖宗朝未始有添差也而今也有添差而再任者有添差而釐務者祖宗之時未嘗有借補也而今也借補小使臣或至三五十萬員之冗也如此其可不省之乎嗟夫是固可省也而亦不易省也方今入仕之路廣得士之員狹紆朱蒲路襲紫成林率一官而三四人共之倍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不止一人以今之職以今之員猶懼其無以處之也况又可省乎哉蓋亦清其入仕之源乎上官均有言今之文職入流者凡四武職入流者凡三進士武舉得之也艱在可不論而四者之冗有可罷者有可裁抑者四者之外又有攝官為夫攝官之濫特止一方鬻爵之舉隨創則隨罷在今日亦不必深講也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冗者其可不加之察乎建隆初禮部稱齋郎裁十五人兵部補洗馬裁十二人至於慶曆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出京官二十人者矣未離襁褓已紆籌綬彼烏知國政民事為如何哉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有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勤累日例該祿仕至於三省入吏尤為優幸或以減年而出官或坐理資任而至郡守玩弄文法奸巧百端又豈能盡易昔之故態哉三冗未除百蠹隨至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去後者方增不至於決堤決防不止不自其流而疏之浚之注之亦終於不可為也已

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不止一人以今之職以今之員猶懼其無以處之也况又可省乎哉蓋亦清其入仕之源乎上官均有言今之文職入流者凡四武職入流者凡三進士武舉得之也艱在可不論而四者之冗有可罷者有可裁抑者四者之外又有攝官為夫攝官之濫特止一方鬻爵之舉隨創則隨罷在今日亦不必深講也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冗者其可不加之察乎建隆初禮部稱齋郎裁十五人兵部補洗馬裁十二人至於慶曆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出京官二十人者矣未離襁褓已紆籌綬彼烏知國政民事為如何哉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有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勤累日例該祿仕至於三省入吏尤為優幸或以減年而出官或坐理資任而至郡守玩弄文法奸巧百端又豈能盡易昔之故態哉三冗未除百蠹隨至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去後者方增不至於決堤決防不止不自其流而疏之浚之注之亦終於不可為也已

權行守試

漢人守試之法滿歲稱職者為真不稱者歸本官亦良法也元豐之制
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一品為試品同則否元祐以來行守試之
外又有所謂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也夫階尊官之者為行階卑官尊
者為守官與階卑為行不守若是足矣而守之下有試為試之下有權
焉崇寧盡復元豐之法去權而用行守試至于中興而後元豐元祐之
法並用矣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三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三公

唐虞夏商周三公及宰相之職

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禹司空也宅百揆尹保衡也行冢宰傳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太師也齊百工前後固若一體也成王末年保奭為宰畢公司馬毛公司司空三公兼攝三卿固已見之顧命一公而統三卿固已見之序官三公不備惟其人固已見之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曷嘗叙兼而並建哉以目錄攷之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為是名名不異職官不異事曰卿曰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高下耳



辨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司馬毛公為司空

周公位冢宰為太師周公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
周公既設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顛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為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所傳據且三公之責雖均而地官已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前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攷之於書有曰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故當時雖建三公之官實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或缺焉若曰周公位冢宰周公為師豈非六卿之掌而兼三公之任乎若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太傅之任未聞有人豈非惟有道者乃足以充其職苟非其人則或缺焉備周三公之官不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

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范祖禹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是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東

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非三公

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創定官制初不以此為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猶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時不置三公而此為朝廷極重官其上無以加之者故人多指丞相為三公而過呼耳丞相一員而稱為三公或御史過呼蓋知假借而呼耳何武以一相不可兼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以備三公官而漢何嘗明以丞相御史為三公乎蓋百官表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為綠綬不

言位為公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
御史何曾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為太傅當時朝臣建此議時必
知古者以三公為閑官無職之義故特置此以處陵耳若不知此為古
三公官其將謂之何官以封陵乎自成帝時何武以今一相不可獨兼
三公之事請置三公官則官職官名始亂而丞相御史始爵秩一同而
皆謂之為公耳不知大司徒大司空等官古來不曾謂之三公而漢亦
不曾正之成帝末年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哀帝雖罷大司空
復置御史大夫博議至及末年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
馬為則是取六卿之名而實之以三公乃是師古而名號大不正曾不
如曩時背古而名號不類可借呼而無害也並陳博議

後漢三公之名不正

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
未聞使司空司馬司徒為三公也今也既曰三公又以百官有司叢陛
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名大司馬大司
徒大司空為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章安在其受尚書大義也

唐三公之名不正

成周董正治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自是而
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備九牧阜成兆民以其名而求其官無有不
正者唐初建官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名已不正矣夫太尉周之
司馬官也司徒教官也司空事官也以是而為三公豈所謂坐而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者乎林少穎唐史論

秦漢晉魏隋唐三公之名不正

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太
尉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晉之中書監令五失而為魏
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蓋至于今而
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併與其實而失之紹東

太子師保傳

古者天子必有師後世畧之則非矣儲貳人心所繫人望所歸必如三

王之教世子可也其或性習未定德義未成師保傅之任如之何而畧之漢以來猶有助成羽翼戒太子勿宜獨親外家者魏晉迄唐猶有存其禮而尊其名者宋朝自丁謂曹利用濫居是職神祖建儲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傳而事竟不行外是或以為階官或以為贈與或以為檢校官類無實職徒有虛名至於侍讀賓客曰賓則友而不師矣曰侍則立而不復坐論矣詹事春坊又皆朝夕之所狎近者此其故何哉蓋近世師道不立非惟不行於君臣之間亦不行於匹士朋友之際矣粗知紙上語即耻於有所師而况於太子侍君哉而又敢以師道自居哉必也正其性習成其德義惟講讀之職猶可以行其學雖友而弗師可也

三公九卿

武帝遷惟三公九卿不拘常法

臣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帝王之粹而其後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

取諸九卿然而石鑿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而大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立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洪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繫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之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竇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並中商立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並商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並王景文論

三省

總論

三省之名始於漢成於晉宋詳於唐已具見之特古今升降輕重不同有可論者漢武宣則以宦者為之成帝更用士人晉宋以來則為相臣之任也然二漢百官表志侍中尚書令中書謁者尚書僕射左右丞御史中丞尚書六曹並屬少府卿者何哉蓋漢志以大農收租賦為公用

以少府掌山澤陂池為主私藏也少府為私藏而中書為私人故於此
置屬元詳焉惟私人故易親而其職亦易尊宜其始用宦者中用士人
終為宰相之任也五代置樞密以宦者為之至于宋朝遂與宰相分為
二府其勢亦然漢表志即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
騎又有謁者僕射中郎將中郎門羽林咸屬焉夫即中令即光祿勳也是
亦九卿之一也而諫大夫議即皆屬焉者亦天子之私人也厥後天子
不得而私之者
亦勢使然也

宰相總三省

元豐改制詔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為三省之
長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僕射為三省之式

舜舉十六相伊尹相湯周召相成王皆相臣之任也秦漢以來或分為
左右或曰丞相相國其名其職猶未淆駁晉宋隋唐至于宋朝因革不
一稱謂不同不可適舉要之三公兼職三省長貳上意所屬事權所歸
皆宰相也三公兼職已見右方魏三官之制例以唐六典之言為正
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是也人皆以是為漢唐之舊制考之於
史惟見魏相總職元齡善謀姚崇應變豈所謂造命者乎丙吉周密如
海融歸宋璟守文豈所謂審覆奉行者乎太宗先敕中書門下不得雷

同繼令侍郎給事審正花判者是也亦放談云宋弘唐以三省長官為
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於是元豐五年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
而左僕射王珪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蔡確兼中書侍郎
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官相兼矣然左右僕射
既為宰相則凡進擬命令未有不由之出者是出今之職身既行之矣
尚又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故批旨曰三省同奉聖旨既
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推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右
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然則所謂侍中侍郎省審者始為
虛文也故談之所解駁者如此則知王珪蔡確城府間絕已失建立三
省之初意何以改制為我宣和五年張叔夜言中書出令門下審覆尚
書奉行神宗制也今急遽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
覆殆成虛說三省之弊至是抑又甚焉任非其人則法不足以開之矣
珪確欺君已具元豐改制說復詳著于此使來者有攷焉徽宗宣和五
年蔡京為相
故取夜
言此弊

論三省始置之由

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又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發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遠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故向日所謂中書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溫公文

三省分建衆官不專一相

自漢以來或置左右或並舉三公不拘一相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

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正觀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若棄數百年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畧無可否見姓名署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讀史管見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澄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唐李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正觀之際凡軍國大事省審於中書駁正於門下然後頒行之尚書而鮮有敗事此政事之堂所以置於門下省而宰相參決於其間也裴炎以中書令而受顧命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則軍國大事中書得以專行而門下不得而駁正之矣由其德以專行於其間此中宗之廢所以

啓謀於裴炎而武氏之福遂至于不可遏也林少穎

軍國大事中書省審門下駁正

軍國大事使中書舍人各執所見而書其名使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此周隋之制而維持紀綱之密自唐以來茂之有改也然而太宗用之則有正觀之治中宗用之則有斜封墨敕之弊豈非國家之法本無不善至於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者哉同

六省

唐分六典而降內侍

唐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秘書殿中為六省而降內侍于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在尹與政之階階矣管見

清中書之務則天下之事易統

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待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魯

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議也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辨也東坡

宋三省之制

宋初三省雖曰沿唐而實異於唐蓋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者宋初制也三省各蒞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為元豐制也建平章號於二相之上者元祐制也仲左相之權而使門下與中書均其任者亦元祐制也而紹聖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而崇寧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唐制三省長官為宰相而尚書令則以太宗嘗為之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其後以品官不除而使他官參焉其參議參預參知政事之類宋初三省長官皆為空名不與朝政其命官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其真拜侍中則不帶平章然前後所除亦不過五人此蓋宋初制也元豐正名三省分司客司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者兼中書侍郎而中書取旨其權獨重此蓋元

豐制也宋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曰昭文曰監修曰集賢官制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馬光欲起文彥博居已之上乃以師臣之禮待之居宰相之上而平章軍國事于後呂公著因之以司空平章由彥博焉此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宋初相臣同心共濟進退百官經理太政皆與聞之官制既行惟重中書蓋出於蔡確之私意兩省侍郎由中書過門下雖名為遷實抑其權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後三省同得取旨焉此亦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是二制也元祐行之非不盡善而繼之者則有假是以行其奸矣紹聖改元章子厚起謫籍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歸已乃曰此先帝之意不可易事之合逸中書者但自尚書徑上門下李清臣極論之卒不能勝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相蔡京之在崇寧既置左相乃效子厚所為徽宗取手與京異意者如趙挺之輩而卒莫能制焉此皆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者也不得政既久意亦自肆乃改左僕射為少宰而已以太師總三省之制號為公相而使宰職居其下不收與之抗其焉免中書門下省特不欲任兵柄耳兵民乖裂事不與聞此尤不可之大者此又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宣和之七年罷公相靖康之初元改太宰少宰斯不亦大寒素衰矣乎中興以來易平章之名定丞相之號

乾道八年改左右丞相置左僕射平章事此蓋千古不易之典今日遵而行之可也

後省
宋朝宰相既兼三省無復有造令審令行令之異矣所賴後省給舍得以封駁是猶存審覆之意也然三省長官皆敝已者故大事得以持異同之論而給舍乃中書門下之屬其有大議論而敢為異同者昔有其人矣當今未免詳於細而畧於大矣嘗觀宋初給舍為所遷官實不任職而其職乃以他官兼領之張詠以樞密直學士何劭以待制皆嘗領給事中有不便者輒還詔書富弼歐陽脩亦以他官領中書舍人知制誥而嘗封還詞頭是數人者雖天授卓然能自值立亦由素所居官非宰相之屬也元豐正名遂以給舍為宰相之屬風采振職庶然無閑蓋有由矣而况以舒亶之徒為之哉不特此也宋初左右史亦無本職而

其職乃以三館校理以上兼之元豐正名皆隸後省而蔡京蔡卞分布左右同掌起居彼何人斯而能詳天子言動之實耶

都司

檢正左右司

左右司初於隋唐都省之職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初曰檢正熙寧三年也後復為左右司此後省之與都司所以皆為宰屬也然給舍封駁猶存審覆之意未免時有異同之論都司綱紀六官凡所奉行與宰臣無所可否矣此給舍所以易疎而都司所以易親也夫宰相既兼三省之權而都司復居易親之地造令行令皆與知而與行之矣熙豐大臣倚是以為羽翼之助而行其變政易令之私而已孰知其流弊之至於此哉任非其人則足以禍蒼生可不謹哉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周之人才號為衆多使備其員宜亦無不充數然天下之事官不必備足矣亦無所事其衆且冗也周公為冢宰則卿固兼於公太史司寇蘇公則公又兼其史立政以用人為本論三後之賢以居三宅之任則三事以往百司廢府無不備舉而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之數有不備舉者焉是故有其人則任之無其人擇官而兼之周之治官法可見矣薛季宣

群書考索卷三十

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官制門
宰輔

天官乃冢宰之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周省九官以為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登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石而熙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誼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周制尚兼官

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凡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吏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大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師召公為保而大傅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大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共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

太宰兼行六卿之事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頌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大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嶽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嶽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

揆統九官四嶽四嶽統義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絡之勢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捨周官未有不蕩然無統者矣

太宰兼統內廷

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官正宮伯雖曰掌王宮內宰俱曰掌王內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之夫

皆佐於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王宮右宮無不在其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即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灑掃啓閉炊舍慳儉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祕藏王若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悉約用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右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嬪九御九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御禁其奇袤稽其功緒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冥私玩狎之節而無侵切惑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官刑既已齊其冢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治天下矣

道揆法守

冢宰以佐王則有法守之意以聽治則有道揆之理夫惟有所守故八柄八統皆曰詔王夫惟有所揆故八法八則直以治而已

責任

責任

一夫不獲阿衡曰時予之辜房元齡曰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劉蕡曰擇將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百揆者言揆度者事使其正也阿衡者言權衡萬物使得其平也冢宰者言調制百化使得其和也

體統

周公不能自為三百六十官之事而能用三百六十官之所長唐制列五房於政事堂而吏房居其首前輩著宰相論曰以一人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故惟不以一能自名也而後能合眾人之所能

周公相君比舜禹益伊尹傳說相君不同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休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勤且勞也此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不

知果為聖人耶苟成王不嗣墜發其業則是右稷公劉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石守道文

周公為相事事物物各得其所

昔韓退之上宰相書其論周公也有曰當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八荒之外皆已賓貢天災地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寢息天下之所請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咎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夫以周公之為宰相近而朝廷治遠而天下和又遠而四夷服以至宵翹喘息昆蟲草木之各遂其生者無非周公職業之所在則宰相不可以一官一職論者即周公見之矣陳伯厚唐史斷

漢三公名不定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

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而後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司馬之職終於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佐其職而已籍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廷中蓋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乃不禮於丞相丙吉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禮丞相稍抑御史大夫而不使之執尊武帝竊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丞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後日僭切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令監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蓋至於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漢而詳言之

惟有所分用儒不得其真

自漢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而後儒者相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等功課效未聞其差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虛名而取其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侍中出入禁闈辨論數詎大臣以侵侮外廷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即位以來亟辭丞相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一人且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石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宦官久典機要天下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焉用彼為哉史臣不究其故以為元帝專用儒生交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義而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而得其真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其賢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

宰相當通知錢穀

人皆謂錢穀之問不當至廟堂論道經邦之任不知司農少府廷尉列在九卿三公總九卿漢制然也平之不知忝職多矣借曰道狹法守不相紊亂獨不知周官太宰貨賂則歲終計出入議獄則三公會其數乎文帝非徒問也末年紅腐朽索之效幾致刑措之風皆基于此陳季推

漢相失權始於陶青

大事記曰自嘉之死漢相之權遂奪矣御史大夫雖副貳丞相之官今晁錯為之陶青特充位而已體統不正蓋自此始

武帝任九卿輕宰相

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論議相與出治者也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豈為宰相不可盡信而為九卿時可盡信耶蓋朝廷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為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特定乎八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

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淳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詔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武光以吏事責三公而有天災異三公策免待之以簿書期會小吏之職而責之以陰陽天地大臣之事是何異淳于髡豚肩卮酒之喻耶戴溪史議

漢曹參為相不當拒人之言

宰相之任重矣若是任者必欲得天下之士來天下之言俯而從之惟恐失故也愚嘗觀漢史人惟曹參最為賢相號為一代宗臣宜其宰相之任當有搖髮吐哺之禮至親其代蕭何為相日夜酣飲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欲有所言輒飲以醇酒莫敢開說嗟乎曹參何為者而敢拒人之言哉又况祀茲酒文王所以誥殷邦也無彝酒文王所以教小子也參之所謂飲酒者果何謂也既而卿大夫日夜飲吏民無他故亦日夜飲而參之罪孰甚焉若曰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則孝惠朝可謂多事矣后族驕蹇已有萌孽豈無一事而可言耶當時卿大夫欲

有諫者未必不引此為戒而參輒拒之卒於呂氏盜權而禍亂之興幾不救藥實參有以啓之也師

曹參當相

呂后問蕭相國既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可及何病惠帝臨視曰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及何之薨也曹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高帝以參為可相惠帝亦以參為可相蕭何又以參為可相而參亦自知其為當相以是而相之天下豈有不服哉史論

漢止一相

漢初止有一相相國何死參代之惠帝末年始用王陵陳平為左右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相分官為兩府蓋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然終漢世止一相也陳彥群傳

漢相優劣

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致治功良平以漢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及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以說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康張孔馬服儒衣冠彼何說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璜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併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子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世相與事

漢相失職自陳平始

陳丞相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其得宰相體吾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平始也夫錢穀之出入國用之本也決獄之多寡民命之所繫也宰相不與問焉而顧使天子責實之廷尉與治粟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宰相皆不與知矣陳彥群傳

漢初宰相御史大夫充親密

漢初政權出於一兩府於人主最親密故御史大夫周昌以事入奏見帝擁殿姬鄼食其為左相監宮中如郎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奏事至公孫弘亦數實見上或不冠雖非所以禮貌大臣亦見其相親矣

前同

漢初相猶有權其後備位

申屠嘉為相欲斬鄧通田蚡請按灌夫武帝曰此丞相事何請丁時相猶有權也自霍光為大將軍領尚書事至丞相位在將軍上備位而已

漢初御史大夫無覬覦為相之心

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久次者為之若其他才地有餘而功資未足以封侯者則得為御史大夫而不得為相周昌趙堯是也文景武帝初年皆然蓋宰相當以勳舊者為之不可以苟得耳是以御史大夫甘心守職而不敢有踰次之心草茅公孫弘為相不聞闕閱功勞一朝拜相而封侯之爵隨之後以為例是以當時凡位至御史大夫不求所以副宰相皆有覬覦代位之心是以武帝之世宰相多禍少全

漢世宰相權輕

武帝以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而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其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也而外廷之事宰相不預知矣自其以吏六百石以上調於尚書也而天下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

漢相權輕已久

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醇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

漢武帝之始君弱相強其後君強相弱

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持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僭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石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

已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歟秦文

漢初相權甚重其後相權甚卑

自高祖以蕭曹王陵陳平周勃屬呂后以為相之後則宰相之任得有所專而其權甚重若申屠嘉為相欲斬鄧通而勃晁錯文帝既莫之罪方且遣使以謝之當此之時天下之望宰相也為甚尊及魏其武安之後則宰相之任不敢有專而其權益輕若武帝之時九卿更進用事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之徒名曰宰相而齷齪自守於不得已而任之當此之時天下之視宰相也為甚卑

丙吉為相政治未善而求陰陽和

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羨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疾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漑明則百姓洽陰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和豈不踈哉

丙吉為相不為憂邊思職

邊鄙之事宰相之所宜知者也將帥之能否儲峙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士馬之強弱宜皆曉然於吾之胷中一旦有警則指授於中而取勝於外今也不然平日邊事謾不加省一旦邊吏以赤白憂至乃信一馭吏之言倉卒之間召東曹按錄粗記一二以備應對卒使已受憂邊之名而御史大夫等皆得譴責吉方以得士自誇則吾之所為將誰欺乎

漢宣中興之功當始於霍光不在於丙魏

史臣之論名相不取其立功之時而取其收功之際斯亦失矣觀其言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夫蕭曹起刀筆之間徒高祖誅秦項二人之立功名居多及定天下俱為相國而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宜矣若夫孝宣中興起自藩邸俱由霍光之力其發昌邑於談笑之間上玉璽於危疑之際在朝駭愕而將軍優為之此漢之伊尹也然

則立中興之功蓋自發端於霍光而丙吉魏相乃於廢命既定之後坐收功於一時專以遵祖宗故事與夫寬厚持重取名語其定國家安社稷固不及光矣

漢世宰相名之不正

武帝命霍光以周公之事此宰相之職也當是時曰千秋方處相位帝既不以委之千秋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之於光可也今也千秋為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自是而後宰相之名廢置推光之意而國之大事相無預焉燕益之敗桑弘羊之子遷與史吳繫獄丞相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為千秋之罪則宰相之職復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故昌邑之廢揚敞為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聞議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蓋霍光有宰相之實而無其名揚敞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於斯時未見其害其後成帝之世張禹為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平帝之世孔光為相而政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擅移漢祚以成海內之禍其源乃在於名之不正

光武不任大臣政歸廷閣

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合委大臣使百官各得其職又況西郡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戚不是大臣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拾官官外戚孰得親近

漢尚書權重

凡前漢為三公者惟丞相御史二府不帶尚書事其太尉及他官則帶尚書事矣太尉後改大將軍後漢既以司徒比丞相司空比御史大夫而猶與太尉參錄尚書事為稱凡錄尚書事方得預國政則尚書之權任可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之驗見於此矣凡領尚書事得秉政權猶帶加官得親近入禁中也故車千秋桑弘羊與霍光同受詔輔幼主而不得與尚書事者亦以不領尚書事故也或云懲上官桀爭權之患故光獨領之自領尚書之名起於霍光則事歸臺閣不特東漢為然觀張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每定大政議已定乃陽使吏問丞相府則是丞相

府不過奉行尚書之議論予決爾

宰相權經九卿權重

漢初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大夫之副
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
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
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
郡守下之侯王蓋尊者行其尊卑者行其卑也及御史大夫抗丞相之
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以意平章之而
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
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翟不與議兒寬為御史大夫九卿
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而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
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之後內廷之事丞相不得聞知而歸之侍中外
廷之事不得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不得預聞而
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小臣之橫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

棄其權而武帝又削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貪權者欲集之而歸已至
使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為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為散矣

太尉發置不常

按百官表高祖時盧縮為太尉止一年而省絳侯周勃為太尉亦一年
而省惠帝六年勃復為太尉凡十年而為丞相文帝元年將軍灌嬰為
太尉二年而省景帝二年周亞夫破七國歸復還太尉亞夫傳又云吳
尉為太尉東擊吳楚至五年而復省
之武帝以來或置或省終無定制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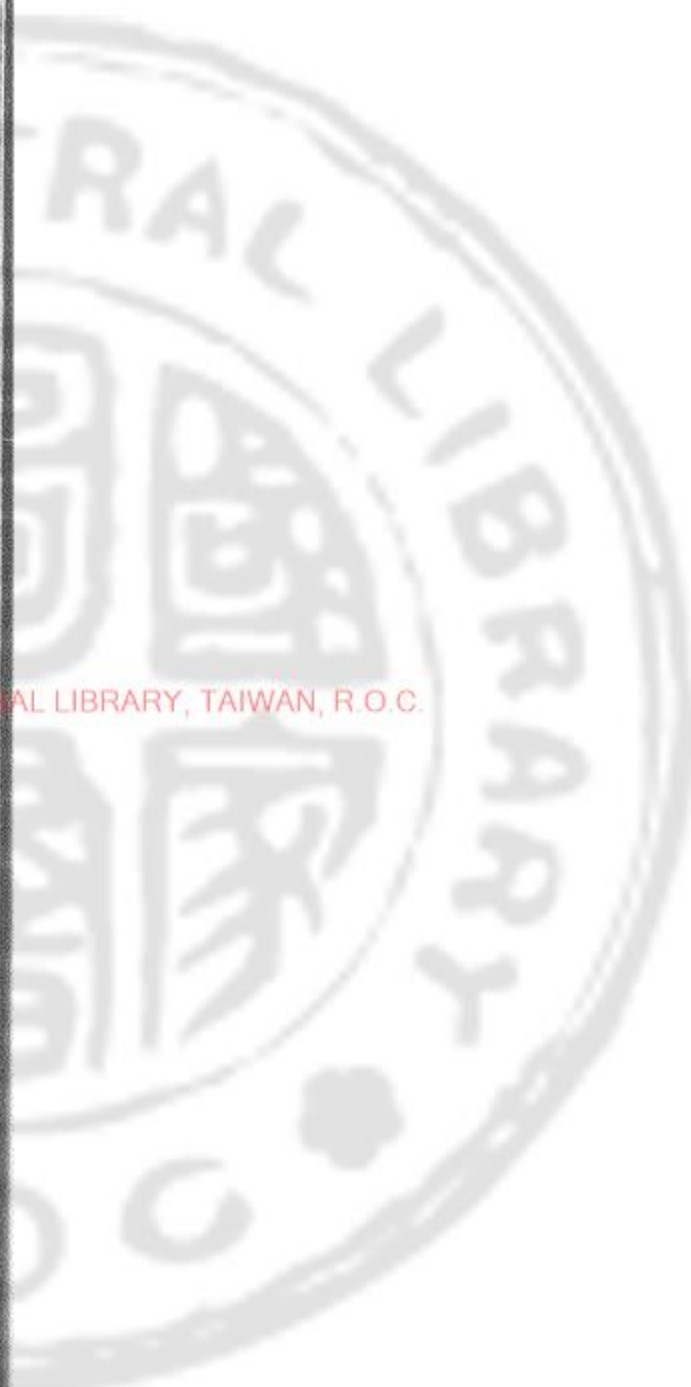
建山堂先生章俊卿編
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唐宰相

唐宰相下行有司事他官上任宰相之職

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門下侍中為三省官長蓋漢世宦官褻臣之職而以命宰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特名之不正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委任者不專蓋三代之際天子所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允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君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之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寢遠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以為治者益勤然而詳畧冗要之區苟有統埋廢幾近古亦可言治矣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又



有九寺四監釐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謚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專典機密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裂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又師臣為之謂之外宰相其不取法非一端槩此非太宗胎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為非宜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杜但既遜諫臣直為得大體不知下行選部參掌攷功監修國史兼領學官皆非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守斥之嶺表史蓋以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耶師合之命非以輕宰相正以重宰相也時既以貽譴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

元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牛僧孺前後作鎮皆佩相印刻之銘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政也哉

宰相合諫諍庶用久任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皆可言而况宰相豈無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太宗常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勅行文書人誰不堪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之道其時魏謩位宰相號稱兼善諫不聞以是為侵官也李必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殊分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李勣以蕭俛段文昌不諫穰山之幸書之下致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所以然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責宰相唐之賢臣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者命乃言天子有羊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無不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以宰相而論諫當得之於過失未彰之前而有款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容宰相執諍何獨不可而謂之非職乎且唐宰相分任他職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

諍致辨焉茲豈為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何為獨建此議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相率三者輒罷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兼權乃十九年以為亟進退宰相為治之本

政出二三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各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唐三省六部尚書御史相統之制

唐有三省六部尚書之屬也則以中書省中書令六員分押之考功郎又吏部尚書之屬也則又以門下省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此三省之

相統也至於六部又自相經緯也田即中掌公廨田而以一品涖之工部之屬也掌歲計所出而古調之戶部之屬也至於會其賦歛俸祿公廨則以司土之屬官比部即中掌之此六部之相統也御史臺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內外百官之罪惡皆由糾正如臺院之有四臺分隸諸司察院之有六察分察諸部夫官以彈糾為職宜其權莫重也然糾舉不當則左僕射左右丞專掌劾其過失是尚書省御史臺又相統也

房元齡為相無缺可尋

中庸曰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烈民之詩所以歌詠仲山甫之德者無所不備雖足以為中興之碩輔然所謂毛猶有倫者也房元齡輔相太宗以成正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正觀之賢相

林少穎唐史論

唐言良相必曰房杜不及魏證

魏證所遭之時所遇之主與房杜並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而證獨
貶焉何哉蓋房杜在高祖時止為文學館學士至太宗即位後方為相
雖曰與魏證同時然房杜為相時證方為諫議大夫房杜聲名已播功
業已成證實與帝共守成耳天下後世首言房杜於證何愧耶

唐武后用相何其多

宰相之職無常員當其人才之多則如舜之用十六相而不多當其人
才之少則如伊尹獨任天下之重而不為少蓋惟其人而不計其多寡
之如何此所以任之之重責之之深而無失人之患也唐高宗之世既
有觀知溫之為宰相矣又有郭待舉岑長倩郭元一魏元同之徒以四
品而同平章事豈其才之過人足以並列於政事如舜之用十六相哉
此皆出於武后之意將以分宰相之權而成篡奪之謀耳林少穎唐史斷

狄仁傑薦張東之可為相

甚矣狄仁傑之薦張東之有似於蕭何之薦韓信也蕭何謂高祖曰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以
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乃以為大將蓋信之才准為大將然後可不
為大將則未足以盡其才也狄仁傑為武后宰相曰文學醜籍則蘇味
道固其選必欲卓犖奇才則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武后擢為洛州
司馬而謂仁傑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久之卒
用為相蓋東之之材惟為宰相然後可不為宰相則亦未足以盡其材
也

狄仁傑姚元崇薦張東之可為相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武
氏之福賴之以平而其薦之者前則有狄仁傑後則有姚元崇欲知姚
元崇狄仁傑之賢觀之張東之是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欲知張東之
之賢觀之狄仁傑姚元崇是謂觀遠臣以其所主也

明皇相李林甫故召亂

衛相遽伯玉簡子按兵明皇相李林甫楊國忠祿山知天下可取是知
天下安危繫一相得其人則有無名之功不怒之威折衝於千里非其

入則蓄無形之怨產不測之憂人主之於用相可不戒哉崔正言
婆娑文

明皇不善用宋璟韓休張九齡
甚矣直臣之難用也開元中宋璟已罷相明皇始開邊封太山用宇文融行聚斂一切之計天下於是失治平之實韓休入相始守正不阿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諫疏輒至上以用休為社稷計又言吾雖瘠天下必肥又言蕭嵩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安寢夫豈不知休者休相止八月一罷而守工部元宗明知休可以肥天下利社稷可以使之安寢猶不能使之甚歲安也正直之難用也如是哉開元賢相可以繩愆糾繆感動君心者惟休與璟張九齡三人而已使三人相繼在位而不遽去唐豈至中僨然璟在位四年九齡三年休七月及明皇西狩獨遣祭九齡猶以賣直取名元璟正直之難用如是哉

明皇欲相張嘉正而忘其名

宋璟等罷相帝欲用張嘉正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姓張而複名今為北方大將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立乎使作詔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張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嗚呼明皇嘗擇真卿為御史而終不識真卿之面明皇將拜張嘉正為相而至忘嘉正之名此二事正相類則知明皇太平日久心術為聲色壘壞其荒謬至於如此然則天下胡為而不亂哉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相者凡三人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位宰相者三人曰宋璟曰張九齡曰韓休是也然宋璟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韓休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至於張九齡亦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乃任之不終卒以牛仙客代之何耶且明皇既知有宋璟韓休則必知有張九齡矣何為待前二人之厚而獨於九齡之薄也此無他明皇於即位之始銳意求治當此之時知有天下不知有一己此宋璟韓休皆以鯁直任而任之皆能克終天寶後侈心生矣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天下此張九齡之骨鯁雖不減於二人而明皇信用之誠不如二人也同上

皇重姚宋而輕林甫然寵任林甫過於姚宋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矣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斯言可謂合夫君子小人之情狀矣明皇之待姚宋每進見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可謂重君子而敬之矣李林甫為相寵任雖過於姚宋而禮遇卑薄可謂輕小人而狎之矣然姚崇為相才三四年宋璟為相才五年而李林甫則至於十有九年者豈非近之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者乎

林少穎唐史論

房杜為相善用天下之才

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張行成李續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者君與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六

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叙叙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

南齊文

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臧諸用

宰相事業滿天下不可以一官一職論也如太宗時王魏善諫其用止於諫英衛善兵其用止於兵戴胄善守法其用止於守法虞世南李百藥之徒善文章其用止於文章至若房杜為宰相謂之善諫乎此特一諫臣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用兵乎此特一將帥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守法乎此特一法官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文章乎此特一翰林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然則宰相之用如何哉熟讀房元齡傳得元齡之用心亦固以識如悔之心而且知宰相之用如此其大也史氏稱元齡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儉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且天下如此其廣萬物如此其衆今宰相以眇然一人之身而必欲天下事事物物無一不得其所者則宰相之為用不其大者乎

諫伯厚唐史論

文武一途自古一致自樞密有使起於後唐權置之制因循相承乃與中書對秉鈞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二途惟宋初范質王溥以中書平章事參知樞密院事是以東府兼西府也趙普魏仁濟以樞密使同知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以西府兼東府也真宗景德間北方用兵凡軍旅事先送中書仁宗時富弼乞令宰相兼樞使遂詔密院月令邊事與宰相參議張方平乞省密院歸中書後遂以宰相兼樞使及宰相乞解兼樞使方平又乞令兩府依舊聚廳議事范鎮又乞中書樞密通知軍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神高孝皆嘗以宰相兼樞使近日開禧北伐時陳自強以宰相兼樞使

宋朝人材

累朝宰相得人

蘇老泉有言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相何如耳累朝之盛曷嘗以大臣觀之開國勳舊弘濟艱難收藩鎮之權遷燕薊之伐建萬世之長策夫

一時之風靈補綴奏策任官無遺才隨立宮門行賞無廢功昂鑑之類
夏契帝心金匱之藏有裨國論中令之功多矣此太祖之任相然也而
太宗承之沈薛並任不廢舊人中令三入追念故績張齊賢之相以留
輔汝之言而相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太宗有焉以正道自持不以
媚道害國事有若呂文穆得嘉賓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有若呂文靖
此太宗任相然也真宗嗣位正人端士相繼登庸不用檢人得大臣之
體吾得李文進焉進用正人有古人之風吾得畢文簡焉保全賢哲不
用匪人以宋璟自任吾得李文定焉迪瀛洲之役左右天子不動如山
有若寇萊公進賢黜奸事關國邪深沈鎮服天下有若王文正此真宗
任相然也迨丁夔曆大賢並用魯人石介濃墨大書歌頌聖德嘗讀其
詩而三嘆焉比廼以夔高比琦以周勃以率履予衎以謹重予得象殊
此皆坐而論道者也中廷拜麻小大相慶與富公齊名有文坐公焉受
遺輔政與韓公叶心有曾孫靖焉亮以公忠使國家不以官爵養私交
尊尚文富形之勸戒有龐敏公焉籍元祐相司馬相呂公著起路公於

二相之上而師禮也。溫公勇不顧身，一洗弊政，天下欣然。有更生意，當時以溫公之勇，雖溫公不能如呂大防繼之，范純仁又繼之，劉摯、蘇頌三數君子皆端人也，皆有益於國家也。措也，調亭之說，思之不審。根莠一生，嘉禾傷焉。子厚一登相位，今日之紹興，前日之熙寧矣。建中改元，以公道先天，不魯布巧，偽韓忠彥不能堪，卒引蔡京而勝之。京也，進用天下之士去矣。

忠獻為相至公無我

忠獻韓公身都將相得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下，亦有異同之議。排擊之章矣。然上則見信於人主，而不疑中則見信於士大夫，論而不忘下，則見信於四方百姓，與外國夷狄而惟其行已臨事，以至公無我為先，以體國濟時為急，以振復恩義為戒，故不待家至戶曉而義自信之。雖有異同之論，排擊之章，卒不能勝耳。論西師而詆之甚力，則公孫沔是也。為其父故反而訟之于朝，則李公師中是也。奉使淮甸而沮其用事，則李公叅是也。刺陝西義勇而以為不可，則司馬公是也。議大典禮

及同列選官而皆以為不當，則呂公誨是也。其甚者至比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王氏移漢而欲變名吳氏，追從梅福，則王公陶也。眾人常情，惟眦必報，當忠獻用事之時，殺生號令在其掌握，而此六人者或登樞府，或翔禁途，或鎮巨藩，或司大計，各盡所長，表見於時，豈不以宿昔排議為怨，嫌少廢黜之謬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見信於華夏四夷，而以功名終始，豈偶然哉。彼其雖誠信有以取之耳。

參樞

參知政事

論者皆曰：宋初外懲藩鎮，內懲權臣，故以通判分守臣之任，以參政分宰相之權。然秦漢之郡丞，魏隋唐之治中，別駕，司馬，長史，皆守臣之貳也。周之小宰，秦漢之尚書丞，唐之左右丞，皆宰相之貳也。宋初雖有所懲創，而亦非創為之制也。論者又謂參知政事乃隋唐宰相之職，而陶谷以為下丞相二等，其言非是。周南豐曰：此非百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耳。官制輕重，因時蓋可見矣。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後於射謂之僕。

射緣所領之事而立名耳侍中則丞相之史也抗之則為宰相名同而實大異矣斯至論也夫宰相既兼三省則造令皆出其手參知政事則審覆奉行者也宋朝令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令寇準與呂餘通分日云云知三省政事是為得之其後王安石參知政事而倡為新法亦不為無失矣一或得或失有逸出於法制分界之外者非法之所能禁第顧所任之人如何耳。漢御史大夫如今參知政事

樞密院

密院之置於唐末五代楊復恭以宦者而侵宰相唐僖宗時郭宗翰以武臣而抗宰相宋初因仍不改中書密院遂稱二府兵民之任判為兩途人皆謂是所以分宰相之權也曾不知五季易置皆以兵也宰相不握兵何以懲創為其所懲創者外則藩鎮內則三衙也自置密院天下之二兵權悉歸之而三衙見宰相必橫杖扇揖則內無專兵之患矣沿邊統制諸路兵官皆隸密院則外無握兵之變矣此密院所以司兵而不及民也雖然宰臣自足以辨此何必他置一司哉仁宗朝欲同乞之降二

府初不相知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由二府角立之故也神宗雖命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而謂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要之體統不一事多牽制終不如兵民一致之為愈也元豐改制議者劾發密院與兵部而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蓋有見於懲藩鎮三衙之弊也

密院虛設

程正叔言藝祖以樞密分宰相之權神宗亦循此意論則未然至謂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其言有可採者夫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嘗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丞旨檢詳編脩其屬皆與宰相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夫設是虛名無以為職則強立一事以為職於是丞旨參謀議檢詳同文籍編脩撰武畧無事之時清談有餘紛擾之際一無所用矣何以知其然耶蓋丞旨初用宦者固不足以參謀矣其後

用士人亦豈知兵者耶王存編練武要畧始於熙寧三年而終於九年也成而西北用兵馴致靖康之變是豈要畧之所能弭耶亦何異蔡京改制武官而不知夷狄之至耶武學置於慶曆二年既逸為武學論未幾省去熙寧後置健知兵書考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清康之變不開武學有樂侮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集

官制門

六尚書類

元 全蕭泗 校正

唐六尚書

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為一禮樂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則不可復合為周之六典猶之周有六典亦不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侍郎者二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有侍郎有郎中有員外郎然則何所不包



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廷尉刑部之屬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衛尉也掌軍器儀仗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也而其餘四監以禮兵二部隸之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古準今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重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少卿視侍郎是一職而二任之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於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各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稟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管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帑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俸祿枉請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宰相吏部皆得引其權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奠食則猶唐之致功即之類也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所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又有不可虛徇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宋徐羨之謂蔡廣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廣猶辭不受則吏部猶重也然自宰相嘗總其大吏部嘗任其小以至於唐有勅授有旨授勅授者五品以上宰相奏議而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盡開從之不可否也開元初起居補遺及御史等官皆以勅授列於選曹四年乃勅員外郎御史等官皆以勅授不復在吏部矣然則吏部之權日以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而亦不可以取必定之制是

以丞相吏部皆得引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司士職也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負臺屬不由勅授開元以前吏部職也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夫元宗以蘇頌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諫以為不可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齊抗不復遣官覆吏部歲改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柳渾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也此皆明選法本原而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宋六部

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言而六部之職則有併省之不齊焉且審官院則吏部職也審刑院則刑部職也有判禮院有判禮部貢院則禮部職也而三司一職本舊戶部其職為特詳兵部工部不設主判其職為甚畧何也蓋宋以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三者鼎立彼此相繼樞密之權重則兵部之職省矣三司之權重則合戶部工部而歸之矣不

惟是也三監既歸三司九寺之鴻臚光祿司農太府又歸之三司而衛尉一職分隸三衙而統之樞密焉此其建置分合之數也然官名未正體統不立故咸平中楊億以為言至和中吳育又以為言衆論異同莫之能革迨至元豐始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令僕率其屬丞即分其行即中員外判其曹三曹令史承其事四部之事簡故侍郎之員一即中之員二吏部戶部之事詳故侍郎之官各倍之焉而刑部之事稍詳故即官亦倍其數焉都司以糾之六朝以察之彼此相制秩然不紊矣然員職叢委事權散亂元祐初省併冗員膳部入於主部虞部入於屯田而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其弊尤未盡去也故寺監當省之說陳於劉安世三監乞隸戶部之說陳於蘇子由言者紛紛未之能已也建置分合今日有成制矣若夫循祖宗之格法選六曹之長貳要必如高宗而後可

元豐革六部弊

有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

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置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開了事却歸審官院又流內銓戶部開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開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開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開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上東集

尚書六部總論

宋初吏部總於審官院刑部總於審刑院禮部總於太常禮儀院兵部總於樞密院至於戶部工部則三司使總之元豐改制廢審官審刑而復於吏部刑部職不為冗矣然既復禮部而太常如故既復兵部而樞密院如故豈得謂之無冗職乎是四曹之利害不過有冗省之異耳其大弊則在戶部工部何也昔者二部總於三司而今也三司散於諸部寺監詳見禮部未判事權不一體統分裂版籍與財賦不盡貫通而刑罰之與賦歛則相為表裏也非惟職冗而已也民之受害可勝紀耶然則吏部刑部尤有可言者吏部量才之地也分為四選尚書左右選十有五人是雖未足以核天下之才而亦不至於無法守也刑部人命所關也諸州有典獄諸路有提刑在京有大理刑部覆奏而大臣審言雖時有失出而亦不至於失入也

吏部

吏部曰天官與周冢宰所掌不同故不復論辨姑以近世之制言之地官戶部亦然惟禮兵刑工差與古近

宋朝舊制武臣陞朝以上樞密院主之至熙寧則併于審官西院唐制武選兵部主之至元豐則併于吏部於是審官東西院流內三班左右選合為四選分為三十案皆吏部尚書侍郎主之建炎詔六曹惟吏部備官者各有實職非具文也愚謂審官變法雖出於王安石私意西以奪樞密之權沮文路公之進也而吏部改制則本於神祖之獨斷神宗欲合兩選為一蘇頌贊成之乃併于此其所以為得也夫先漢選舉之法未備而天下無遺才者權出於君相也魏晉選舉之法漸密而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者權歸於有司也權出於君相則取人於法之外歸於有司則局人於法之內高祖驟封孺子文帝超于少年武帝擢賢良為丞相光武用縣令為三公是豈選舉之常式哉魏晉而降掌選部者得其人則黜陟有叙非其人則升

況混淆夫既權歸於有司則亦在乎擇其人而任之耳雖然掌選無私其權雖出於有司而入仕無濫其權未嘗一日不在君相也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不可得矣嘗觀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止二百人而天聖間則十倍其數宋初三班員不過三百至元豐則一萬二千見李自元豐改制資叙正行於吏部而朝廷差除出於宰相之化筆由王安石驟用新進少年務以集事故也上之人不清其源下之人安得而守法哉。又東漢中興光武雖權縣令為三公至以四科取士皆令有華第公廡之行其公卿辟召刺史二千石察舉校試以職有非其人者尋奏罪名并正舉者其後左雄察舉孝廉謬舉者黜免胡廣等公選者得拜即是則東都選舉未常無法也宋太宗朝御史王齊論銓選之備以為嚴者雖加羣罰而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寬恩則廉限其功過是銓選徒有名而無實也斯弊也今尤甚焉既不能清源復不能守法其勢未知所止也

戶部三司附又見三司說。戶部曰也官大司徒掌教其屬有師氏保氏司馬貞全不同亦不復論辨耳

舜命九官獨不聞以財賦為念者於以見自為之意輕也雖然不取諸民無以為國禹宅百揆熙帝載堯采惠疇則事無不統矣禹貢所謂六府孔脩度士交正底僅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禹之責也亦猶周之國用皆制於冢宰下之人不得而紊之上之人不得而私之也是故周以冢宰總太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歲職幣之財用者皆九貢九賦九功之入也以上繫常賦其他在欽冢宰不與焉有司書以掌其數有司會以聽其會計以見九府均通其權皆歸於冢宰也宋朝三司使之名雖因仍五季而總統利權暗有合於虞周之意鹽鐵之財賦雖與古不同而戶部之版籍度支之用度一曰轉運主督運常賦歸之戶部猶虞周九貢九賦九功之常也磨勘司衙司冢宰脩造案河渠案即司會職歲作虞共工之故也章聖朝幣裁盈溢其名其數皆籍于三司惟三司得知之而人主不得以私之也章聖屢欲知之而宰臣李沆終不以進慮開人主之侈心也王安石乃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簿其後戶部度支鹽鐵雖歸之本曹而磨勘司歸之比部屬吏衙司歸之都官屬刑冢宰歸之庫部屬兵脩造案

歸之工部將作軍器監其出納貿易則歸之太府寺河渠案則歸之都水監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又其後也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索辦不復關白所司既無計相以司其出入又無宰相以制其大綱祖宗美意至是銷削無餘而靖康之變作矣嗚呼戶部司版籍財賦而刑部之都官比部乃得與焉是刑罰與賦歛相為表裏也自漢而下至于宋朝熙豐惟財賦之任屢更者類皆聚斂之臣投入主之慾於是借刑罰以行其私此又變亂之原溫公蘇子由皆言利權宜歸一欲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亦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左右曹錢穀尚書兼總數周知其數此元祐元年詔也至于紹聖則不然矣。又天下戶數自非兵荒而其離合也有故未容以多寡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身役故戶數寡今也析以避田數故戶數多也唐初天下戶八百餘萬而口四千餘萬率一戶而五口也今姑以一州一邑言之率戶一萬則口二萬戶二萬則口四萬是昔者一家五口而今也一家二口也較以一家八口之數唐猶不古而况於今乎賦役不均故其弊至此不究其源而猥喻今日戶數之盛

過於全盛之時或者其未然也

唐戶部大畧

唐戶部之職蓋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才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矣蓋自肅宗朝宰相呂誼使度支其後遂為故事賢相如裴度李德裕皆當以身任之惟裴度知度支非宰相所宜因請罷去韋弘質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德裕怒其輕已且賤之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分屬官治其繁而冢宰聽其要爾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而度支即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關丞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繫公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又其後遂省之有分置故吳武陵之鹽鐵度支一戶部即爾今分其務員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

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戶部為三司使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丞相府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乃其三變爾是亦非言宋朝熙豐間始罷此職而論者惜之是但知宋朝典故而未嘗攷所自來也

宋戶部財宜歸一

祖宗時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之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中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分畫後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管使指自神宗改官制以來內置尚書六曹二十四司九寺四監應支用錢物五曹與寺監皆得自專有司得符印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外分二司轉運司獨主民常賦及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轉運之財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右曹官焉而左曹又不隸於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始無專主之者至哲宗時司馬光始乞歸戶部使權出於一然國家支費之尤大

者莫如三事昔時三司有三案掌之一曰河渠二曰胄曹三曰脩造皆屬之三司故事歸乎一自神宗分河渠案為都水監分胄曹案為軍器監分脩造案為將作監三監既隸工部故事歸于二司司馬光雖乞收攬諸司私權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謂光當時所以未得其要乞明詔三監並隸戶部

禮部

古者六官以治教禮樂為本而政刑事工其助也漢以來禮教禮樂未免虛又政刑事工乃為先務是故禮樂刑政相為表裏則足以道其善心而制其不善之念後世惟知刑罰與賦斂通至問以禮樂教化則曰鍾鼓之音籩豆之事各有司存而已此唐虞之世夷夔契之所分典不厭其詳而今日既有太常復有禮部人即以為冗且贅也元豐正名禮書猶缺建炎中興復併光祿鴻臚而歸禮部以其職掌虛閑雖多無所事也然則禮部亦幸有學校貢舉之事而已不然太常自足以治三禮何以禮部為哉

貢舉

太宗至道中御史王齊陳十事以為貢舉不嚴孤貧難進莫若令在朝三品及見任文武陞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即今所謂監舉也又欲令未陞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即今所謂貢鄉也然後升于禮部亦兩分之則權勢異途孤貧自進齊之說誠然矣特不知今之薦於監者率十取二三而薦于鄉者率數百人而取一其所以優權勢而抑孤貧者猶故也然宋初禮闈所取不過十一人未幾而數十人又未幾而數百人至于熙豐貢以萬計而所取又倍於前者其故何歟宋初有制舉有薦舉有遺逸舉以分其所入之餘也熙豐大臣盡屏諸科而限以科舉一路猶四蜀之水會乎巫峽無怪其奔衝閭激疾馳急趨而無復淵沅迴委之態也使齊生乎今其論貢舉之弊又當如之何而可革哉嘉祐元年詔每歲秋賦自縣令告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長

縣皆坐罪若省試文謬坐元考官于時富弼韓琦任政府也是後王安石呂惠卿執政一切變更故其所言則欲廢錢三代教育選舉之法而所取者葉祖洽陸佃輩也

兵部

唐制兵部掌武選至元豐則併于吏部宋初兵部悉歸樞密院至元豐始分掌武舉地圖車甲之政令然則武選在吏部兵權在樞密院而兵部之所職掌亦甚微矣宜乎中興之始以衛尉歸兵部以兵部即兼職方又以駕部兼庫部而太僕寺亦隸焉然則今之樞密院乃古者夏官司馬之職兵部特贅員爾名為夏官其實安在哉

刑部

刑部之與大理自漢以來未嘗偏廢當今諸州有司錄有法曹有理掾諸道有提點刑獄在京有大理寺刑部覆奏大臣審讞猶不識古人詳刑之意者人命所繫甚重也然刑部之有比部者唐制也天下財賦皆納于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會稽通勸每三月一比也周官司會以屬冢宰宋初比部悉歸三司是以元豐改制復以比部歸刑部又以地官之司門隸焉豈古人省刑罰薄賦歛之意歟荆公理財動法周與至是不法周典而法唐制又何歟

工部周之冬官也六官惟司空之屬不具故後世足之以考工記或曰足之者非也六官其屬六十而地官六十有三所謂角人羽人非人之類皆工也秋官六十有二所謂司烜柞氏皆工也夏官之屬幾七十所謂掌固掌疆司險量人司燿挈壺射人司弓矢司甲司戈盾橐人司兵之類皆工也百工之士散處於六官之屬云耳是或一說也今工部之屬有虞部即地官之山虞澤虞其屯田即稻人水部即川衡也其然豈其然乎然宋朝工部之職悉總于三司脩造案初無不集之事豈亦周官之意乎官制行農田水利等事紛然四起無益於國祇以病民而已元祐詔兼領司封司勳倉部駕部水部各減一員復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水兼司門屯田兼虞部亦以閑劇不同故也

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

哲宗即位之初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虞之得其理也今太僕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部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謂又倍平昔昔杜佑建議於唐此謂一臯陶二垂二伯夷二伯益云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之

罷三司使審官院審刑院三舍法事始歸於四部

吏部所掌者注銓之法也而銓選之法不容無弊弊在官職太冗而奸諛得以進蔽稽留戶部所掌者財賦之法也而財賦之法不容無弊弊在待守太吝而德澤因以不逮於民禮部掌貢舉而貢舉之弊失於士風偷薄濫進偶得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詆訶刑部掌奏讞而奏讞之弊失於案牘稠重舞文巧詆者容乎其間而不加辨別自五代置三司而後戶部財賦之權自淳化雍熙置審官院而侵吏部銓選之權自審刑院建而繼復之議屬於中書不屬於刑曹自三舍法行而升貢之序歸於學校不歸於宗伯後聖立法舉而更張之復六官之舊而各散其司天下咸曰名正而辭順李賢良

唐吏兵尚書資任尤美

杜佑歸唐分六部吏兵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蓋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此權任之所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兵吏之美也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所以寵資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

制度編

唐禮部乃古司徒吏部乃古司馬考功郎乃古司士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比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勞異食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然而家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其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耶

制度編

兵部為關曹工部為散秩

且兵部之設如古司馬本以主天下甲兵出入之政工部之設如古共工本以主天下百工營築之事今也握兵之將出於三衙管軍用兵之畧制於樞密而兵部特掌其籍而已數之盈虛彼莫得而周知籍之冒偽彼莫得而致詰也則兵部於此為關曹土工之興出於宮苑伎巧制作之工專主於內侍省而工部特掌其籍而已器械之積粗彼莫得而問費用之多寡彼莫得而預也則工部為散秩

李賢良文集

兵部工部官職冗贅

兵部舊章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官所領不過廂軍鋪兵之名籍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逐年所上地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即官員缺一司仍在省官之俸不能當吏祿之奇數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備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而將作軍器監實按臨之亦不過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以濫吹竽於其間

薛文

宋璟為吏部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武選亦治

呂吉甫曰秤必有星尺必有刻勿為無星之秤勿為無刻之尺蓋法者天下之至公本無私也所以不為天下之信者惟用者之私爾唐之銓衡李嶠崔湜之徒掌之則傾附勢要以至於選法大壞者湜所請無星之秤無刻之尺也宋璟掌吏部而人服其公姚崇為兵部而武選亦治者所謂秤之有星而尺之有刻也

林火頴
唐論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表賓校正

官制門

翰苑

翰苑總論

四朝志曰自國初至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愚謂代言之職自漢以來皆有之官名須不必更而其實有所當更者不知其幾千百年於此矣漢武帝作文章必使相如輩視章故漢之詔令多有古風魏晉以來文氣不振迄于有唐掌詔誥者猶併儼然韓柳雖率天下而以古文至於王言則猶古也陸宣公為內相奉天之詔奏議之文猶有王揚餘習其他不足論矣宋朝元豐改制獨不更翰學之名是矣至于內外制猶作四六豈非當更而不更者歟

豈非典謨訓誥之體終不可復歟夫王言布于天下猶父之詔子也不存詔詔唯諾之意而工雕鐫篆刻之文果何謂哉宋初官制賡勝文故不務名元豐改制文勝質故多失實脩國史者反曰國初事多失實元豐多所更正是亦徒循其名而已

商周秦漢代言之官

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生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文粹謝亞作李德裕

兩漢代言之官

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而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相如

枚臯嚴助之徒為之也班固西京賦以為金馬承明著作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之詞而已嚴助嚴承明之廬而補外郡詔令侍中復使為之東方朔王褒張子僑皆以待詔金馬而為歌頌至於奏謚策誄則又屬之大鴻臚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專立文書起草孝廉之士試以淺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無異王道獨於漢帝制屢加歎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真得王言之體哉呂東萊

漢中大夫侍中黃門侍郎尚書令六曹侍郎唐舍人學士皆文章之選

嘗以漢制參之漢固有金馬玉堂承明號著作矣然中大夫侍從在承明石渠天子乃使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侍中則輒使為文待詔黃門則在玉堂之廬黃門侍郎日暮入侍青瑣門又尚書令典刑作文書六曹侍郎作文書起草皆文臣之美選按中大夫則屬郎中令侍中黃門尚書令則乃屬奉車駙馬都尉又尚書六曹侍郎復屬少

府夫議論制作文臣皆天子近侍最為榮貴乃隸典兵衛之屬而與宦者武夫同曹共列豈所謂尊寵者耶唐制學士直宿於內殿漢郎中令有大夫侍郎等亦更直宿於內

出陳彥群兩漢博議

唐翰林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猶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兼與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上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自諸曹尚書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內宴則居丞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

內外制之名

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唐百官志

自今翰林學士為內制中書令知制誥為外制總謂之兩制而鸞坡崇於鳳掖青瑣盛於紫垣錢公惟演述金坡遺事起建隆庚申訖天聖丙寅至六十七載得四十七人序其首曰人間之官無貴於學士雖貴極三旌有所不迨嘗讀蘇易簡翰林雜記見其職務之清晏曹局之嚴密寵遇之殊絕恩數之優渥蓋自太祖敝金馬之禁廬太宗灑玉堂之宸翰列聖相繼重於此矣

唐天策府學士北門學士

天策府學士與北門學士後世榮之謂李唐文章之選無以復加以某觀之是二者出於非正之舉耳何則太宗為秦王之時而置十八學士使之更日直宿以議論政事者將以為奪嫡之舉也武后當高宗之朝而置北門學士使之參決表疏以分丞相之權者將以為篡國之舉也然則預此選於一時者豈可盡以為榮哉

林少穎通鑑唐史論

唐不當有私人之日內相之稱

翰林初置入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親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日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彼武氏者內寵無厭又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至以宮婢主文柄上官是何足法者不必遠奮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正觀則所損益可知矣胡氏管見

唐翰林之官

翰林之設其任重矣雍容金鑾優游鳳閣密勿議論取重當時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太宗之時各儒學士召以草制名號未立乾封以後則有北門學士之稱載之信史蓋以班班可考矣元宗之興首重是選始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制文章又以為未也則有翰林供奉之名自是又易供奉以為學士專掌內命一何榮哉其後選用益親而以內相目之然則翰林之職自元宗始為之而古無有也雖足以詫一時之盛柰何元宗任用不篤沉溺燕安終使禍亂並興不可救藥雖設

是職果何補於治道哉厥後憲宗又置學士承旨德宗擢陸贄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亦以李德裕而為之凡號令典冊皆更其手亦由明皇始重此職故後裔得舊貫以仍之也
東萊唐博議

唐置翰林反與釋老伎術之徒雜處

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碁數術執技以事上下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章之士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范祖禹博議

唐與宋學士舍人之職有所區別

舍人學士之選自唐以來寔為儒者之盛事唐人謂之西掖北門之祭于今舍人為文章之盛選學士為天子之私人嘗切疑之今人與給事中預聞兩省事押食書黃封還詞頭皆以駁正為職然舍人獨草勅何也夫草勅既有舍人而降詔付中書施行又頒學士則是詔命可得而

私也其可乎。熙寧初學士王禹偁不肯草制以為失職乃命知制誥蘇子章敕代絲綸皆王命也而區別如此必有謂焉。陳彭年兩漢博議

漢唐宋代言之官

成周建官之法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大抵理會

熙寧等事未嘗理會文章至漢時凡有制詔則以掌書掌之武帝與淮

南王爭能每與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

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人置一項人為待詔

翰林院百工伎藝皆居焉其後天子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

近人主權亞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學士則作制誥。宋翰林學士

知內知制誥知外同

唐宋翰苑之官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

醫管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詔之禮惟學

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復門亦

以其通禁庭也。沈存中筆談

宋朝翰林

玉堂森嚴金鑾密邇此非清華之選乎郭贊之之時望可以掌制誥而

不可以入翰林夫均之為兩制也而內制重於外制以此知其選也嘗

即宋朝記錄考之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

十一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者七十六而入端揆者凡八祖宗之法兩

府闕人取之兩制其選何如哉然祖宗選人不專文藝和豫眸子之耗

無與於文也而不之用王著使酒難近無與於文也而不用之用畢士

安而不用張洎洎非文不足也行不足也用竇儀而不用杜韓韓非文

不足也而行不足也蓋學士之職備顧問司典誥清切貴重非他官比

故累朝遇之頗異焉寵以四字之佳名榮以七事之殊禮錫以七言之

聖裂或賜鵬錦袍或賜金蓮炬或索冠帶而後見或以御朝服為愧當

時之膺是選者非文行兼著之趙安仁則文學兼有之司馬光非詞筆俱優長之彭大年則文章典雅之方平文人才士彬彬疊出何其盛也又有盛於此者冊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揚億不奉詔丁謂之留權要所當奉也而劉筠不奉詔嗟夫外制之封還國朝之盛事而今也內制亦然君子因是為之三詠三嘆

宋太宗嘗幸玉堂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榻上有火燃燭○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榻引燭入照之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尤存中筆談

給舍

漢王嘉封還董賢除官詔書

漢世董賢之益封其不可明矣而王嘉封還詔書適忤其君之盛怒卒

不得其死然班孟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嗟夫道固不可廢而危殆夫何卹嘉以區區一簣障江河固無補於事之萬一而後世以嘉為法名器得以不濫非嘉之力歟東萊文集

漢魏置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唐異

漢宜置給事中特居中以備顧問而唐使之掌封還之任魏置中書舍人特掌呈奏案章而唐使之制敕既行有誤得以改正陳傳

同前

給事者在漢為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竄詔敕之使蓋掌其事者凡四人中書舍人在魏掌呈奏案章至唐屬之中書省使之參議表章起草進書蓋庇其職者凡六人陳松書試館職策

唐人封駁之職

唐自袁高爭盧杞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許孟容一日論駁而四方想聞其風采則封還繳駁之任不可無其人陳中書傳寫○唐自來俊臣之事給事中僅出已意以正救其失而旋即貶逐其後舍人草制第為

美詞則職雖存而不復行其體一曰。鄭注之相李并顯倡欲壞其麻而史臣以罪寵救危盛稱其賢同。李藩之塗敕而更至駭愕以求改則唐人立法使之塗竄詔敕特虛文矣上同

給事中非專判機務翰林非專備顧問中書舍人非專掌外制

給事中之為職豈獨判機務掌文書也必曰詔令有不便許其糾駁古之人有為之者批御制敕而不以為疑幸而瑣闥有斯人也能容之乎翰林內相之為職豈獨備顧問起草起畫也詔令有不善聽其改作古人之有為之者深辭罪己以感動四方幸而北扉有斯人也能用之乎中書舍人之為職豈獨頒宣外制潤色王言也詞令有不合聽其繳納古之人有為之者詔旨數下而迄不肯出一辭幸而西掖有斯人也能進之乎李賢良

宋給舍

公孫升有言法度命令差失過當給舍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追救於已行梁公燾之誥張問亦曰朝廷命令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

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諫官御史乃論之嗚呼至哉斯言夫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二者其職均也而有先後焉蓋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舍之職所以為尤重也宋胡淳化中命魏庠樂成務知給事制勅有未便者許之封駁未幾以其職諫之通進銀臺二司故詔按張永德張泳封還之勅出唐介何劄封還之然此皆給事之職也給事之封駁在唐世已然矣而未聞有中書之封駁者雖曰表高不草盧杞制然高亦給事也白居易封還四刺史詞頭居易固中舍也然史所不錄也雖有之亦間見也蓋自康定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公弼當制封還詞頭舍人之封還肘乎此矣至其後也胡宿援弼之事而駁楊懷敏歐陽脩援制之例而駁張可之蓋自是而後其職與給事均矣切嘗攷之業祖洽以舍人主讀為廢職事曾肇以舍人主讀為隨官制夫封駁審讀均之為給事職也舍人封駁不曰候舍人審讀則曰越職何也有心於規正無心於將順此古人之深意也故呂誨黜命直送其家韓維有言安燾除命下吏部劉摯有言呂公著之除侍

即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史一語
當也告命不經書讀史一語
祖禹之堅於事奏韓忠彥之不肯稟議熙寧三舍人之所如一吁何
其盛哉粵自崇寧奸臣自作威福恐人之議已以御筆付不向且重之
以大不恭之罰自是結舌者過半矣聖明中興率循舊章批降御筆必
經給舍下無隱情上無舛令隆興之責以繳駁乾道之許以批勅其謹
重詔令開廣言路雖自聖意亦家法也

群書考索卷之三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官制門

漢館閣

漢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蘭臺麒麟天祿之屬皆在內禁

杜佑云漢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

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及考三輔舊

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閣

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延閣廣內

皆為禁中之藏明矣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祕不充稍充集成

帝復求遺書於天下上書總之而為七閣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是

以漢之秘書多在於天亦不預此選侍劉向光祿大夫劉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天而石渠則為諸儒
以博士處之蘭臺石室則在
殿中而為史官也
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
馬遷為太史
各入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按武本紀及
諸傳紀通史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
按武本紀及
校讐於天下
故漢之校書講筵備史三者皆處於內禁非人畧可睹
矣
東萊文集

漢魏晉唐館閣之職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集於庠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唐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舊江左貴遊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求與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其在茲
權德輿秘書郎壁記

唐館閣

唐中宗以術士為秘書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聖人命官必得其人以居之然後為重苟非其人而授之何足道哉太宗之世以秘書監而命魏謩虞世南顏師古則秘書之官安得而不重中宗以術士鄭普思為之則其官安得而不輕
唐史少類

宋館閣

宋朝

語曰寧盜瀛不為卿寧抱檠不為監此言館閣之貴也故兩府闕人取之館閣館閣其育材之地歟真宗朝出於館臺者必為卿相其不至卿相而為名臣者不可悉數其職任不輕也嘗攷祖宗之制三館創於興國秘閣創於端拱儲積富矣崇文之籍秘閣之書寵榮多矣有直館有直院有秘閣有校理校勘員職備矣官制之行併其職於必書省元祐復之紹聖元祐宣和又復之中興以來隨罷隨復此其建上之制也而取人之路凡三元祐科一也大臣論薦二也歲月酬勞三也舊制進士三人以上及制科元祐科一也大臣論薦二也歲月酬勞三也舊制進士三人以上及制科元祐科一也大臣論薦二也歲月酬勞三也舊制

宋進士第一人制科第一守方之說亦不與試至于熙寧則不復試矣舊制兩府初一一二兩人即與召試治平以來大臣所舉籍之於簿候其有門之與點試至于熙寧則不復試矣此猶未足慮也館閣華選本育英才而使膏粱子弟育焉此固可慮也而猶未足深慮也得一魯宗道則不肯以處子弟矣得一呂公著則雖召試且不肯就矣所可深慮者其惟貼職乎祖宗朝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欲示優恩故令貼職元豐罷直院直館而有直閣所以存者為貼職也元祐初館職雖復貼職尤繁故寢輕其選迨至政和弊濫之甚

宋三館祕閣四處藏書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切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百人以黃紙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流存中

宋有龍圖閣祕書監崇文院國子監

況今歷代墳籍名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文粹

宋置昭文集賢史館祕閣之異名

祕閣之設其來久矣晉宋已選皆有其號惟宋朝所以定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祿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宋因之故有昭文集賢祕閣之號蓋取諸此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藝有補於治宋因之故有校理著作祕書正字之異職蓋取諸此蓋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喧囂僅庇風雨惟宋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車駕臨觀喟然嘆曰若此之弊烏足以待天下賢俊遂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左脅工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引詔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凡先聖墨迹與夫古史圖畫不數月充祕書府端拱元年又即其中堂建祕閣飛白二字以光其名車駕至至徽宗即位之二年乃詔將

詐監更加脩營興工於建中靖國之冬昭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為環列所謂祕閣者實總其中而昭文書庫列於東廊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寧元年告成王巖叟重備祕閣記

宋館閣職任之濫

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遍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細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近年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秦淮海文集

同前

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垂資望之甚歟同上

宋館職不輕於授人人亦不敢輕進

宋自孟郊既平同籍之入于內府者不可勝計校讐之選皆世之聞人庶陵歐陽公嘗曰館閣儲材之地也請益重其選公非易夫人也慮其濫而授則人將濫而進金陵王公嘗召試館職夫力辭而不就公非矯夫俗也慮其例而得則人必例而求東萊文集

宋館閣多為貼職

三館閣文集卷之五 宋館閣多為貼職文之類有學士有直學士待制皆有職掌官制行始

職隸秘書

宋舊制惟觀文資政端明殿學士無官守職掌並以寵大臣之去位者其他三館諸閣雖曰職名實有職守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官制行薦試之法不立校讐之職無與劉公摯有不察流品之戒王公巖叟有車載斗量之請蔡京復增其目而置嗜撰之虛名凡六等於是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職名寡少不足以延多士增置貼職凡九資今後依此遷授自此而密矣蔡彼方以此夸京之長見於國史外補證父攘平又從而文之是可悲矣職名祖宗以來重之以集賢殿直學士等職後以右文與直學士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執事天子忽為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口置備與舊為三等曰集賢殿直

是謂云云此蔡
國史外補新義
顯謨徵猷秘閣朝廷除授自此密矣舊貼職無雜歷至是增置雜歷於

秘書總論 本繫監省以與館閣
有沿革故特附于此

宋太平興國中始建三館及端拱初復置秘書閣擇三館書籍藏之皆
在崇文院然秘書官本為寄祿至元豐則有實職三館本有職掌至元
豐則為帖職由改制之始以崇文院為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
事歸秘書故也以彼易此朝三暮四猶未害也至於館職之與秘書皆
為虛名則甚害也夫秘書之設即周之大史小史外史漢之天祿東觀
唐之蘭臺麟閣也自劉向揚雄馬融以來世有校讎撰述今其書具存
不徒辨九流七畧守中經四部而已也元豐既以秘書代館職則自監
少丞即至于正字其屬有五治今居是職者復無異於寄祿豈今之舉
與古異耶職畧云元豐以著作郎林希為大著著作佐郎豐稷為小著
皆一時選豈盡取一時有用之文士而置之無用之地耶

紹興重建秘書省

紹興之開 十三年十一月朔 重建秘書省右文殿居中列四庫於殿前
秘閣居後石渠次之道山堂又次之著作庭居後宸翰殿閣二牌是歲
七月丙子車駕臨幸焉 詞月
要錄

史館

史館總論

宋史館又謂之國史院有判館事有脩撰官此常職也宰相監脩朝官
備撰京官檢討此常制也仁宗天聖中脩真宗史宰相提舉執政脩史
參殿學閣學同脩三館秘閣校理編脩重其事也元豐紹聖國史悉隸
秘書而脩史則以別曹翰學為之同脩則以侍郎為之由館閣盡為帖
職故史局無定所脩史無定員也東坡詩嘗有盡掃舊集痕之句自嘆
嘗為館閣之職至是舊迹一掃而空也故凡元豐紹聖大臣所以為是
紛更者無非顧慮脩史者或紀新法官制之非是於是擇其同已者用
之而異已者即擯之爾於是蔡京為左史蔡卞為右史豐元則起居注非
其實矣又以林希為大著豐稷為小著則著作失其真矣坡詩又云揭

宋東觀弄丹青聊借舊史誅姦強蓋亦微寓其思昔之意焉夫天子不
觀史古道也唐自李林甫置史館於禁中姚璿請撰時政記以進御而
宋遂沿襲以為故事天子不能無觀史之失矣夫日記起居則為起居
注月記時政則為時政記排次起居時政則謂之日曆總集日曆則為
一朝實錄積集累朝實錄則為一代全史今也起居即舍人之職不侍
左右固無以知言動之實而時政進御宰臣監脩又從而遷就焉作宋
一經果何所據而為之雖然中興以來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脩神宗
哲宗實錄乾道中改脩茶飯所編宋會要重編入熙寧中事於是熙豐
元祐紹聖之所因革治亂興亡之所由繫炳然在眼不啻丹青彼欺君
者亦徒為是紛更而已外有玉局所繫編年以紀帝系及夫政令之因
正寺又有被令所編序敘令格式諸道中亦復
刪削建炎已前批括號為詳定一司有刪定字

唐世崇尚史官故史官記事最詳
臣切考唐正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即若左舍人居右有命
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使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

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
因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
於正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功必可法於後世而當時崇尚
史官載錄如此石公弼大觀三年
故事也為起居即上徽宗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如

古者史官皆世掌故司馬談之後則有司馬遷班彪之後則有班固如

揚子雲亦是司馬遷之甥故最為通史其時史官韋述掌圖書四十年
任史官二十三年劉知幾三十年蔣義二十年蓋作史不可造次須是
有博授兼識得他本末方可故必當久任今之史院編脩與史實錄玉
牒等官往往亟拜亟罷著作未成不免棄去故作史不出一人之手本
未易以失序多所垂異要不若久任之善也東萊呂氏博議

唐韋述只是史才不比春秋時史官忠義

韋述只是史才其為人亦止以一史自是故祿山之亂獨抱國史藏南山他意思只道職於作史故抱史以往更不思量自身已上事至於臨陷賊汚偽官卒以貶故不食而死若是春秋時人如董狐於趙盾弑君事書法不隱齊崔氏之事書而死者三人南史執簡而往聞已書而退如此等人只是寧可死節不肯自屈韋述只知抱史豈知節義者使董狐諸公慶此則祿山之事必將直書於策矣上同

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

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凡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備之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

龍溪汪內翰文集

宋史官備撰多簡畧遺失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宋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重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祇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云云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治不暇及之歐陽脩上仁宗

寺監

寺監六典之制

漢有寺監無六典唐有六典無寺監宋兼之而事皆重複既設尚書六曹於上使百司有所統屬又置寺監於下而百司復得分隸故六曹之事裁決已定上翻行於寺監寺監所受聽其符報諸司並無可否於其間而空有稽留之弊曷若使六曹文符旨揮直抵諸司何其簡且便也

公文

寺監總論

周典三孤與六卿合而為九即秦漢以來三公三省之任也八座六部已不足以況之矣是豈九寺之卿之比耶即今揆古六部已冗於周而况於寺監乎國初寺監猶為寄祿至元豐而備官至崇觀宣政而濫矣中興併省以光祿鴻臚歸禮部以衛尉歸兵部以太僕歸駕部是九寺止存其五也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內侍省以都水歸水部是七監止存其三也必書不繁監以此集事猶覺擾閥雖采併于六部可也梁武帝方循漢制增為十二卿而有春夏秋冬之名是果非觀

美之具耶

今九寺止存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以入禮刑戶部亦可理自漢以來多與禮部刑部兼存者禮刑事重體大故中興獨不併省也

唐世建官之繁

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屬有侍即有郎中有員外即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大鴻臚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幙兵部之庫部也太僕兵部之駕部廷尉刑部也而其餘曰監以禮兵一部隸之亦可也東萊議論

唐世置使之贅

官制之濫未有如唐之甚也六官周制也九卿漢制也漢雖不如古其一代制度猶可言者唐之職官曰省曰部曰臺曰寺曰監何如是其多也六部擬周而作也九寺五監復兼漢而用之其為美觀乎抑求備於周漢乎戶部司徒也而司農太府則一司徒而三之也禮部宗伯也而

太常鴻臚宗正祕書監則一宗伯而四之也工部司空也而少監將作軍器都水監則一司空而五之也刑部理刑而大理寺復理刑兵部主兵而六軍十六衛復主兵吏部一職僅免重複之弊內而知銓外而選補使則其職亦不專矣若夫光祿衛尉皆非漢之舊殿中省既設則與夫太僕者皆可併矣籍曰六部所以舉其要而寺監所以分其目則二十四司果何為者綱紀既煩文移必滯將有所不行其在當時已病於不振於是皇華四出而百司庶府遂為養賢之地矣始中外財賦之入戶部主之既而移於判度支未幾租庸鹽鐵轉運之使出則太府不得知其數比部不得覆其出入而戶部為具員矣中外監牧之任太僕主之既而移於殿中省未幾內飛龍閑院之使出則尚乘不得預其事監牧不得攷其籍而太僕為具員矣以至館驛有使則駕部廢祠部有使則祠部發出納有使則庫部廢禮儀有使則禮部廢徽而至宮苑鑄錢木炭之屬皆衝命而出則向之所謂省簿寺監不幾於贅員乎當是之時自內而一司外而列郡無慮皆領於使矣呂上瞻官制要論

六院四轄倉場庫務附

六部之外有寺監其間不能無冗員故中興以來多從併省然寺監之外有所謂院轄者獨無所損何也蓋以治財用者居其半也是故六院之有糧料審計四轄之有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場左藏庫皆為財也其可省者檢院鼓院有名無實進奏官誥文思不無冗員而已不徒惟是院轄之外又有所謂封樁庫編估打套局惠民藥局酒庫酒稅務省倉豐儲倉草料場排岸司無非為財也其可省者車輅駢驥院御前軍器所與駕部庫部軍器監不無重複而已然則當今之有院轄倉場庫務有所不可省者大抵皆為財而財之所給大抵皆為兵其次為官殆不可不推原其故也

宗司諸王官

宗正古官而寺與司分置自宋朝始方今宗寺掌宗廟陵寢專以纂脩譜牒圖籍為職宗司則糾叙皇族而睦之違則糾之名同而所掌異其實皆周官小宗伯之職爾自元豐改制始不隸六曹此其離合因革之

際也至於宋朝之制王宮官屬有翊善講讀之官直講贊讀宗司內外

則教訓糾舉之令凡在仕版不為相不為將其屬親地近者尊以虛名

厚以秩祿而已是固無凌轢王室之變矣然靖康之變亦乏維城屏翰

之助者事不兩立故應如此宋非趙氏不王故昔親封王而屬尊者封

真王然皆虛名也異姓惟趙普元勳曹彬潘美以女若孫為后故皆封

王然亦虛名也故相未有封王者蔡京以紹述而封荆公為舒王何執

中為清源王又贈韓魏公為魏王以

塞朝論而童貫亦封王王爵亦濫矣

續集三十五卷終

國子監本繁五監今以類相從

熙豐改制不難知也有生於無實轉為虛不遵古意惟務美名此其志

也夫國之有學自堯舜以來莫之能易也宋朝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

而大學猶未營建然有判監事有直講官天子臨幸師儒講經實意存

焉熙寧初詔用經術取士廣闢黌舍分為三學元豐正名復置國子監

掌三學之政令崇寧立辟雍以三舍之法而考選其名則美其實則非

者蓋先之以三經之義天下惟知尚同申之以三舍之選天下惟知字

學甚至以舒王配食孔顏復令士女從觀塑象六經於是乎掃地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郡書考索卷三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官制門

臺諫

臺官總論御史大夫不除中丞侍御史 御史知雜事 臺官 襄行臺撫法

周官宗伯有御史掌贊書法令秦以御史監郡故有監察之名見漢百

御史漢初以御史糾不如儀者所職與周異矣自是以來曰烏臺曰霜

臺曰憲臺無非彈擊之任宋初臺諫皆以他官兼領本職則為 兼官階官諫官至

神宗元豐三年始有實職惟臺官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張巽為監察

御史正名舉職已見於此特改其後孔道輔賈昌朝杜衍趙槩張昇張

方平呂誨皆為中丞道輔諱 賈事昌言 功林 稱附會 易卦 罕相 以

王安石孫抃趙抃范純仁呂大防漢宗皆為殿中侍御史桑造 鞠詠 李

絃張錫皆為監察御史惟不作職面臺官趙鐵面徒有志行詠欲衰錢
地內是所謂振職不撓風采肅然者得非祖宗風正紀綱之司涵養直
臣之氣而然乎熙寧中王安石乃以選人李定為察官凡六察所言行
於有司而不行於二府元豐四年元豐四年元豐四年崇觀大臣欲其便已南臺御史不
言事而惟六察言事至今以為當然者蓋依祖宗之法也曾不知此王
安石蔡京之私意而祖宗之法本不爾也嗚呼安石作俑始於鉗天下
之口而終於稔夷狄之禍尚可以為法哉

諫官總論

諫議大夫大夫大夫
諫議大夫大夫大夫
正言被按

事有攸易而實難者聽言從諫是也王安石在臺諫侍從時常稱唐太
宗令宰相入閣諫官隨之最切於治道既為執政有請舉而行之者孫羊老
李公擇安石乃有益兩叅政之語志在變法慮諫官之侵駁也推是心
已往能言而不能行者可勝言哉且不能行其言何以責難於其君
哉夫宋初諫官未有實職其以他官兼者謂之知諫院故魯宗道歐陽
備余靖蔡襄皆為諫官司馬光呂誨並知諫院言論風采魯宗道歐陽

皆自宸選也熙豐正名諫官雖有實職而乃隸中書門下省自是呂惠
卿鄧潤甫皆不歷郎中負外而徑為諫議是乃荆公搏擊之具耳何以
責其振職哉故嘗為之說曰臺諫所以正君律臣也不曲不阿真臺諫
也次則示人君喜怒之私下則為大臣鷹擊狗獾之具正謂是也荆公
未顯時又嘗上田正言書曰今聯諫官朝中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
非無不可言者願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以起民之疾治國之疵蹇
蹇一心如對策時豈意荆公得時行道乃身為民疾國疵也身不能蹇
蹇如上書時乃教人蹇蹇如對策時書云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
是為艱哉斯荆公之謂矣仁宗時因田况論諫官王素歐陽脩蔡襄知
日赴內朝夫仁宗既行唐制孫莘老等又欲舉行於神宗時而
荆公不從此必荆公復抑遏之耳非此制不存也見亦放談

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

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古者工
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警誦詩諫則滕瞽得以諫也公卿北諫則凡
在朝者得以諫也士傳言諫則庶士得以諫也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則廢及商賈亦得以諫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士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皆得以諫是舉天下皆諫諍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然後即取以為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將以求諫而不知諫諍之路反由此而塞夫何故諫議大夫此所謂諫官者也拾遺補闕此所謂諫官者也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不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乎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乎蓋謂之諫官則以諫諍為職諫官既以諫諍為職則不居此職者皆不得而諫也有所諫則曰侵官有所諫則曰犯分語及天子者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者則曰誹謗朝政所以然者蓋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陳伯厚唐史

諫官御史其職各畧

諫官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故君有過舉則諫官奏續臣有違法則御史封章今使諫官同糾察則為侵官御史與獻替則為犯分。別諫官之職正御史之任獻替之事則付之諫官糾察之事則付之御史選持重方正適

時變而數大體者以為諫議大夫擇嚴威剛直識故事而知國體者以為御史中丞朝廷之上法令有未全教化有未備禮樂有未脩號令有未明論議有未決更張有未當陰陽之有災眚天地之有變恠入主有喜以過予怒以過奪則當責諫官而使之言其失搢紳之中有好邪不正有驕侈自遂有諂佞以奉上有譏慝以亂聽有豪強之弄法有佞倖之盜權有貪汙而廉耻不脩有欺詐而忠信不飾大臣中立而顛望小臣弛慢而墮職則當責御史而陳之以彈其罪並司馬文

臺諫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

欲釋其人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何則有威望者雖終日不言而入自稽服無威望者雖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蓋剛毅之志骨鯁之操素不熟於人心徒俟搏擊之權欲以震肅群臣清正中外則恐紀綱未振而怨謗先興也今路有伏虎而人懷憂虞門有跳狼而人不畏避豈不以牙爪之利素不足以取畏於人耶若漢長孺在位而淮南自寢逆謀蓋寬饒見用而中外莫敢犯禁宣秉務舉大綱而百寮斂懾實泰無多

糾舉而群下畏懼此四人者素有忠烈足以鎮壓朝廷矣

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網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高天寶中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以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各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文粹李華御中丞登記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

御史府為朝廷綱紀之職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切息注萬目於五曹五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為內朝則糾約十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正云云吾府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好臣賊子而不滅也好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史書新造中書院記

御史過於宰相翰林

仕宦有三榮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以進退百官為宰相之榮瀛州效選金鑿石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為翰苑之榮烏府深嚴冠威肅得以振紀綱而警風采為御史之榮就是三者而輕重之則御史之榮為尤甚何者言闕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也雖宰相之重其何以及此亦捧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奸回氣攝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為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也雖翰苑之貴其何以及此是故前輩論縉紳之榮貴者則曰大丈夫不為宰相必為翰林不為翰林必為御史而愚獨以御史為過於宰相翰林者以權重而職嚴也詩奏狀元謝深

周以保氏諫王漢因設諫官周以御史贊命漢用司糾察

有制同乎古而乃不得以行其職者矣亦有制異乎古而乃得以行其職者矣自周人以保氏諫王而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官此名異而其制同者也周以御史掌贊王命而漢人分之以司糾察之任此名同而

其制異者也在寺簿

漢言路有限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統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而其三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凡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至于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如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奏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初亦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進於君而下至百工執事以諫初未嘗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誦蓋寬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之事而職非諫諍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兩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諫者專以審

人主之愆繆官屬莫備於唐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各使天下皆得以盡言而無擇者乎

漢不獨諫官得言事

漢家議事每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二千石既有會議亦何所不預此是漢家開闊言路上自公卿下至博士議即人人得口嚙清議不必官以諫為名而後得言事

漢初中丞得行其權其後不得舉其職

漢御史中丞乃御史大夫屬官執法殿中糾察百僚凡刺史郡國二千石天子有所詰問下中丞問狀自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其職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初中丞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是時尚書諸吏等官未置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聽斷者惟此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於是始置中書居中受事後百官志又置諸吏居中舉不

法百官表又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官不得居中制事特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杜周咸宣是也中丞之權既分則內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為奸猾而皆不能制於是內置司直司隸外置綉衣直指皆厚其祿重其權使之持節擊斷於中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蓋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奏尚書事多群蔽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耳宣帝懲武帝末年遣使縱橫之弊一切罷之復還漢初之制令丞相遣掾史按事郡國魏相每事奏上丞相一一為披陳之雖刺史亦不廢但丞相史之上尤專是以政事循舉而內外咸稱其職然猶不知復中丞之權及元帝時石顯用事而丞相之權去雖時遣刺史亦無益於治于定國刺史奏事京師皆為石顯壅蔽於是陳威為刺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致中欲中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陳方卒為石顯所排以此見中丞之職久廢而移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矣云云成帝欲罷中尚書之職成帝用人是時薛宣為中丞於

是舉奏刺史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則中丞居職其效如此是以繼此之後部刺史之權亦行於外如薛宣所奏其仁頗已振矣陳西

至漢武始置諫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已未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文公

漢宣帝不當出諫官為郡守

御史天子之耳目也必得剛正之士而為之蓋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遽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從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也宣帝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師非不美也而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失以是知霜臺之選不容少緩宣帝拳拳於是者以未為知大

體也東萊

漢唐之世御史得人其後所任非人

故必得鐵石肝腸鷹鷂操行者然後可以任是責不然則軟熱依違緘默退縮而胸中耿耿者不立何以砥礪乎百僚必得志懷秋霜忠貫白日者然後可以貫是寄不然則詭隨畏避蒙蔽在我無特操何以彈擊乎姦佞在漢之世臺諫有人則如卜式之長者望之之剛直而慰民望推原其故則漢之君有以致之也班列會同專席而坐驄馬見避京師畏懼為漢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懷詐事君人人如張湯乎在唐之世臺諫有人則如柳範之規拂蕭瑀之剛介王義方之抵觸姦人溫造之威望補職皆可以折姦臣而隆國勢推原其故則唐之君有以致之也遊獵抗諫每為動色皂鵬獲擊輒加假借為唐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告訐獲寵人人如權萬紀乎。元成以後御史之職猶前日也陳中丞功齒石顯抗章力爭自程方進一用而憲司始為備員王氏姦心傾露日懷染鼎之醜賢愚共知而無敢一言其失故醞釀異日之變元宗末年御史之職亦猶前日周監察以彈劾得罪王拱以貢奉獲寵忠

肝義膽無復一毫凜凜林甫國忠姦寵百出聽其驕縱而無所摧折其鋒所以養成胡雛之亂君子所以為漢唐不滿者以終始而二之也

漢唐諫官至多宋與今日不及

漢法大夫無員多至十數入唐自諫長至遺補二十人宋朝天禧始創六員之制而慶曆四諫尤為著稱比年以來諫官寂寥僅止一員以為省官歟則開慢曹局率皆備官以為無事可言歟則今日可言之事必不少於祖宗時特懷私之臣畏忌人言是以因循虛而不補耳

唐臺諫是二職臺官僕射左右丞劾之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舉目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故舒元褒劾御史溫造恚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先後行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官也陸長源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妬之人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妬忿佞除侍御史直

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史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以嬰鱗為難其所
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糾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
公作竊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是直諫議為冗官也陽城為諫
議大夫不胥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于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譏也
一旦罷陸贄相裴處齡城乃以諫顯蓋諫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
為君之過是不當胥胥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憚然而尚書左僕
射左右丞劾其糾舉不當故元證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以房元齡太
宗為之徒萬紀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
言責者不得其所言而責隨之未聽其所言而無敢議者也若晉傅咸
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喻朝廷無以易之然
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劾兩司隸及唐典尚書左僕射丞專劾
御史以此參攷則晉中書不劾尚書正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
其故故咸說得行歟

唐世諫官救君失於將然

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
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
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廢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
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
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王介甫論

高宗習見太宗時諫官言事穆宗習見憲宗時諫官不諫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使下面陳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夫高宗在
位昏童固無足取而求諫之言如此豈非太宗導人使諫之風有以接
於耳目使之視倣而然乎憲宗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故穆元耳目所
睹記不復知有納諫之事至於諫議大夫鄭覃崔郾之徒當群臣入閣
之際諫其宴樂畋遊之失乃甚訝之問宰相以為此輩何人雖曰穆宗
之不明而貽謀之道無以使之視倣者實亦憲宗之過也唐論

睿宗護直臣恐為奸邪所噬

朝廷而不長直臣之氣則其擊搏姦邪鮮有不為所噬者觀康宗之言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入主保衛則亦為姦慝所噬

顏真卿嘗為臺官明皇不識其狀貌

顏真卿嘗為監察御史矣又嘗遷殿中侍御史矣則是真卿固嘗在明皇左右也鯁直如真卿所言事如真卿且復為御史在明皇之左右則真卿之於明皇非不親且近也而明皇至不識其狀貌臨事見節乃始驚嘆則是明皇於平日任人之際蓋亦混然而已不復一舉目而為省察也

陳柏厚唐史論斷

肅宗時李勉劾管崇嗣憲宗時溫造劾李祐

管崇嗣嘗背闕而坐笑語譁縱為御史李勉所劾矣今於闕下復先至而馳是管崇嗣乃武夫崛起無禮於朝廷者也而肅宗必欲優容之豈以崇嗣嘗有功於國而因為之也耶以管崇嗣之力而遂至於背闕之

語先至而馳則當時如李光弼郭子儀固當乘輿而登天子殿矣然噫二人功愈高而志愈謙勢愈隆而身愈屈使人人皆如李郭尚何以法官彈治為哉憲宗時夏州節度李祐拜大金吾遠詔進馬御史溫造正衙彈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焉呼溫造真御史也其亦憲宗之剛明果斷者乎知乎此則知肅宗之優容管崇嗣有以長功臣之驕有以屈御史之體肅宗可謂一舉而兩失者也

陳自厚唐史論斷

韓昌黎論陽城諫議不言政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云愈應之曰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子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哉

異時陽諫議論國大事不知昌黎所云

唐世臺諫多為人所擠

為國果不可無人也國而無人則人主耳目閉塞而危亡至矣其始也大臣當國憚其不便於已而迫於公卿議之不可誣於是遷以美官而實奪之權若姚崇之遷李義是也其後也大臣固位恐其將發已私而公議有所不恤於是詭計而出之外州如張說之出崔沔是也而又有最巧者小人之欲排君子激之以其勢而使自相攻而小人初無與焉人主不知則適中其欲若李逢吉之欲去李紳乃除韓愈京兆尹特詔不臺參以激之是也又其甚也若李林甫專進諂諛之徒以蠱惑人主之心與大獄傾陷正人以塞入主之耳目公指立仗馬以諷近臣諫諍路絕而養成天寶之亂雖有正綱之制如無是制也呂士英制要

唐初御史權重其後權輕

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訟可聞者署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於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

唐世臺諫官有闕失規正宋臺諫事未當始論列

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以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下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溫公文集

今之正言即唐之拾遺

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與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指益合具奏陳諍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劉隨為右正言上仁宗疏

宋朝最重言官

考索續卷二十六

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
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雖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
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
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

東坡上
神宗書

同前

祖宗慮下情之壅蔽則許以風聞言事慮職專之或情則給御寶曆以
錄彈奏欲其員之無闕也則詔以六員為定制欲其職之專舉也則詔
以不兼職務凡所以假借臺臣而寵厲之若此其至其與諫官為天子
耳目之臣等則是朝廷紀綱之地皆得以論時政糾官邪也

李宗騷
上神宗

宋百官皆得言事

天禧之前群臣百執事皆得言事不責於臺諫之官也近世臺諫得言
事者三數人爾其餘皆不得論事天下是非皆取決於三數人者蓋為

則是非之論亦隨而移易矣此臺諫之弊不可不察

古者無越職言事之禁

司馬溫公有言曰古者設諫鼓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于朝而以言
事為職者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四海之廣兆
民之衆其政治利害天子深君九重何由得聞之哉

不求識面御史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入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
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公皆
以風采稱於天下孫抃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於輔政惟薦二臺官
為無愧爾

觀望風采

臺諫之設正欲逆折姦萌彈壓不肖之心於冥冥之中今乃拱默於未
發之前而詭說於已去之後若是則於言責乎何賴此康衡不擊石顯
於方用而攻石顯於既逐所以見鄙於世也

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署御史為股肱便利而耳目聾瞽從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股肱痿弱故仁祖時天下事一切委之執政大臣而群臣莫得與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肯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如謂但道杜衍不可之類一日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過雖元老名儒為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秦火

臺諫各得言事

唐制舍人主書行給事主封駁而宋朝各許之封駁唐制御史主彈劾諫官主諫諍而宋朝各許之諫諍是宋之待臺諫猶其待給舍也宋初官以定賦實不親職故赴諫者方為諫官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職也大補之廢諫員明道之置諫院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徽騎常侍一而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而三者又分任焉其職則規諫也調論也然此特諫臣職也所謂御史者何也

風憲而不領言事至於六禮而六言事御史之官置矣至於聖曆而後言事御史之職舉矣不惟是六察之置本於察官司也而廢國家大計察官司細過呂公著且言六察之置本於察官司也而廢國家大計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之有二人之有言也而後前日之所謂察者又得以言矣昔日孝宗嘗命監察御史言事則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詳奏至論諫臣行御史之事則欲其補遺不任糾劾嗚呼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糾劾而又使之諫諍帝王之心何其重於責己以德於待人如此哉然臺諫之患敢於言人主而不敢言權臣昔歐陽公之告仁宗曰方今臺諫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歐陽此言為唐介設也傅堯俞亦言於哲宗曰諫官御史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傅公此言為張舜民設也使為人上者徒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身不知容納臺諫以規其臣為臺諫者徒知以規諫為職而不敢以彈糾為事彼此相蒙無所可否此其患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累朝得人

累朝得人

聞之先正有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四朝國史劉顛
為御史貶蘇軾遺以詩有為府先生鐵作肝之語世因號之為鐵肝御
史王素在臺憲風力愈勁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鵠孔道輔
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厖籍可謂天子御史也歐陽脩余
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余靖上疏
論救落職尹洙歐陽脩相繼抗疏亦得罪蔡襄作四賢一不肖之詩真
宗見田錫必在嘗比之曰朕之汲黯也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
彈疏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經筵

侍讀侍講

附臺諫館
閣制舉

官制有當更而不更者內外制是也有不當更而更者臺諫館閣制舉
是也宋置臺諫所以正君而律臣也王安石欲其便已也乃以察官下
察有司而不及二府以諫官隸中書門下而通置私人於臺諫乎何庸
經筵所以討論今昔也蔡確懼其有所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燕官而

不得以專其職以佚卑資淺者為說書而不得以抗夫尊於經筵乎何
取館閣昭文集賢史館總為崇文閣圖所以儲天下之英俊也王珪蔡
確慮其言改制之非是乃以學士待制之實職而為帖職於是乎館閣
為虛名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呂安石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
科舉之廷對而易制策於是乎制舉為虛設而其實則盡廢矣夫天下
之治亂安危捨是四者孰得逾越而議之哉熙豐宣正大臣欲行周公
法度而先下商君之令以鉗天下之口循至正人悉謂之邪黨正言悉
第為邪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若夫託圖書之神而造天書假周官
之文而助新法昭惠經筵之蠹莫大於此矣哉

群書考索卷三十六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
建陽知縣區一卿編輯
元峯蕭四校正

官制門

監司

周始置監司

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尚州黜陟賢否理斷冤罪武帝始置
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
昂而有奮也未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各
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
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持頌苛代二千石



除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偪君國而後侵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

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于綏和更之為牧秩二千石其法隨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三百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由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有提點刑獄有武臣同提點使之並察官吏可也而有提點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始也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以手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之至紹興之五

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然今之使副判既不雙除武臣提刑罷之復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銳意太平責任牧守于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溫之之徒首被茲選風聲凜凜聞者是懼當時不堪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卒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詎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

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蓋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鑿山者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者地之所產有無不可以強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夫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更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

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鑿山而行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質迥絕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蓋吏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導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強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

方今駐畢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置軍馬小戍數百大屯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于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糧以餉諸屯統軍者不與錢糧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漕臣足以辦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廉者寡貪員者多藉浩月之入而為姦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文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

常平茶鹽司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歲年豐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一

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煎足也然今日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一孔無遺何於利民者熱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熙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比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籍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髮必計於此重則於從輕宜乎常平雖有移互之禁覆量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也獨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論監司當改作按察

自秦置守尉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實序視通判而以文視太守判官有事奏聞則刺史為

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徃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
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使若非其人則害貽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
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大守自
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
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
判官又為專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

監司不盡其職

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綉衣直指風動列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
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許以容姦為寬大
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勸清為抗姦一事之當為
則上下相倚首尾兩端又符往來終於不立一吏之當効則左右顧望
畏首畏尾符激雖峻卒亦如初褻惟問俗所不暇也馳騁原隰所不便
也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貴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
則前避後擁吏卒漁獵悉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夫之為愈者

監司不敢舉劾

况監司之於郡縣亦有不敢者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
從而有所求某都之守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
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也民訴某守則封其詞以送其
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讐也守令從而甘心
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言州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
令然則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援或漏吞舟之魚耳

輕授非人

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者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
祿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益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兩澤刺
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強禦則不足以
任其職非風采奮發事業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曆時廉直中正
者方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嘗任縣邑者方擢為按察而僥求
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方豈第之有目固不容非才

濫廁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灑宸翰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為拘牽者法薦遷之功變而為考任之弊郡印方館已懷攬轡使車未遠覬倖且有先為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託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遷則關茸庸繆皆將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說有三

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說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說則上之人無愧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內則其權安得不重趙廣漢之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

討矣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蜀縣照法易置非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紀用度而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棄東海大蒙市而莫能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佐敞遠守劇郡賦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冀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蓋自上有所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立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切發則覆書請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聞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

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逾六百石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常一變矣如時奏劾二千石長史者皆

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逃黜及光武即位二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與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僉變愈重至于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郡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太守之典嘗易太守為刺史又假之以使節之稱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殺二千石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推其適屯之只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是都督之禮又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必首屬戎服不敢以客禮見令其啗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映謫為別駕此則雖假之以漢刺史之名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劉晏放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輕而方鎮日強是無足怪

宋朝郡守

夫執朱太祖之立國也大趙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強為天下深患弊根蠹穴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孟酒從容談笑朋雅控御抑制有如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邸第在彼無缺望置轉運以警其志置倅貳以分其權其規模遠矣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下之財殺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軍資庫犒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強不至縱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寧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貳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帛乘臨經費守臣所有者正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醞造而州郡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

惠君子已預卜之嗟夫州郡之弊不可少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縱過削則弱得其中者其惟國初乎

京尹

自漢以來京尹之任類多聲稱趙張三王劉晏許孟容韋近世亦然近故也歐陽脩韓維吳充范仲淹蔡襄杜衍劉沆輦轂之下百官軍民率焉四方萬里瞻焉君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流列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辨此敵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夫守令之所以自審者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

紫雲之宴切責藩侯選德之屏書及郡守祖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哉先張後王有聲於蜀郡父陳母迭稱於廣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敢欺田况之守成都也人不敢欺或以寬厚而此仲詩或以清介而過馬樓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外戶不閉曾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社公之

遺愛循循之政班班可紀迺其自來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

守令自秦人郡縣矣國未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藩鎮之弊凡朝臣領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齊寧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所以均內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不為即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久任宋元加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期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三年重以熙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上任是職者朝夕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煖民不及親而去官之期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良為哉雖然未仕善士皆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古者循吏省刑而薄賦歛今也倚刑而聚歛古者循吏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苛理板曹之供翰司監之督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河是繁然則為州縣者如之何

而省刑薄斂奉法循理乎曰黃霸事市曰王而以寬和著名卓茂當
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
人以為趨向雖平世亦不可為矣

遠方守令實民無由上達

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眾則必傳
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
史不問則暴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日搗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
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擄柶饗
餐為之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
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
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泉

今日守令之弊

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案牘相銜也重者不過錄去次者僅免而已歸
之歲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書又以恩貸矣至於公卿大夫貪吝配
耗以不稱職聞者則皆剖符以左遷之不意父母斯民之職乃為逐臣
之淵藪也。何公劾嘗言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
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不然鄭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
求劔補於已則便如國家爵祿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陳傳

善治所感

蝗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鰓魚善政感
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舶來有薛公則魚
鹽至善政感人者也吳弁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秦之吏非殘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黷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
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奮而麟集戮力以傾秦
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縣其守邑恃其令以
應之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
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惡不遠臣妾者如三川守由

泗川守北南陽守齟亦徒驅欲滑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地矣秦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久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歸漢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

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罪

蜀廣之辟置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以奏牘未上其能不其賢不肯一聽之所薦之人其親與故不知也其利與勢不知也其果長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出入堂除部缺之外也各藩臣鎮非長才弗畀無已則曰姑與廣郡與之焉郡而已是則蜀廣之守非庸才不任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內外凡謀一圻當吾郡凡受一屬皆吾民豈有近之民為重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近之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昔以民為天嚴蜀之民何罪而獨不在所重也

守令在勤恤

郡計不上璽書切責密令治化權為三公懲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勝桑交之歌沛襦袴之謔嗚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樹此比也

縣令

漢縣令

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有自賢良舉者魏相有自直言舉者王有自方正舉者房有自茂才舉者薛宣有自四行舉者何有以能治劇而選者何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王有以能治劇而選者王有自遷刺史者朱有遷諫大夫者劉有遷京衛都尉者王有遷御史中丞者宣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廷有超遷之賞亦厚矣魏相為茂陵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陵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期建捕安於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太后外孫

之罪權任可謂重矣然謁郡守步入府而因吏迎謁其子之使者至負
弩以前驅督郵察縣得以按劾記獄所及不免解印甚而綉衣使者欲
斬王訢買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恩遇不隆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受責
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前漢循吏
傳稱守不稱令廣漢之在陽翟焦延壽之在小黃王尊為魏令朱博為
樂陽令皆良吏也而傳不之載

縣令

弦歌自娛者致割雞之喻操刀未銛者貽製錦之機夫縣令之職乃民
之師帥而教化惠養所宜先焉非徒曰紆墨縮銅賦田園之蕪醉河陽
之花而已今也者根化其愚黷訟裝其懷弄權於鷹鷂之行倚法為鷹
虎之暴溪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間有魁壘之才一納於流俗之繩墨
非合遠而就近則以不合於有司之程度而去矣

作令亦足以資民

前漢常謂達則願為卿相窮則願為良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
則願守一邑蓋卿相之與良醫窮則願為良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
守一邑小大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

縣吏曠職而宛轉以自全

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平時出郊不過以飲酒遊山
為樂幸而刺史責之則求援於監司而免矣監司劾之則求援於臺省
而寬矣臺省核之則求援於宰執而脫矣臺省相陵等級相制

縣道密近難為

積年拖欠前政已去而尚帶前正亭前稅差官監收而文令補解昔
之匱窘者今已變而為賤缺昔之富厚者今已變而為煎焚未赴者有
償色債之憂已赴者有鷓鴣湯之嘆至於掉頭吐舌不敢反顧頻年豐
稔猶艱支吾歲一不登立見狼頰是以因訟事而科罰其初數十千羨
至數百千用歲課而預借其初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兩淮之陸運差科

至於重疊而民戶之流離不郵也蜀道之失錢數欵至於再三而井邑之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效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蝨賊胥吏峻急民財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儒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謂劉。一擢州麾使肆貪欲訟謀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豈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刑適年已闋之錢立青冊不核之限旬分定數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據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窮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望州郡而無窮望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使已而害民

謂刻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擊累之振衆也勢利之結交以異援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以家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已也選人之為令曰吾病於徒勞而無補也於是傳舍視邑矣。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云朝廷不能無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移預借百端以取之無郵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以取之非顧也民既竭矣而歛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果何罪而吏與之仇也蓋不仇民則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

能吏良吏不同

精神可以照民情風力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斷喪斯民之和氣傷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搏奸擊強為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聞蒞政以無能聞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聞巧取賂遺以不由其徑聞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

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政毒於虎民敢怒而又敢

於天而顯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藏於市墨之貿易

於農桑之

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之心惜哉良吏之不多見也上

雖有意於精擇然所得者辯明法令者耳鉏擊奸邪者耳知事情於鈞

鉅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單父者有乎無也三穡善於蒲不

敢欺於邾者有乎無也嗟夫耳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整耳鑽坑者深

春耕之耒一邑之微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理

財者牟利如秋毫立威者用刑如刺骨知術者施鉤鉅文法者用劾深

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財也持心近厚者似怯慮事過詳者似遲好持

義者似迂耻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者無用之才也非操切之風

勝而豈第之政泯歟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租足以自給則偃然

自足以為稱職矣雖期會急於星火文移慘於矛戟上之人不問也課

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忿然逐夫恨晚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

以為司命上之人不恤也非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急歟要又饗

者以民而填其貪賦之溪壑律者以民而試其屠割之斧斤

今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

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劾不責

也不然則息爭虞尚無益督負之煩術豎農桑莫曠催科之拙世無慮

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却權茶之請以賈禍乎。財

賦辦別陞陞矣賸削生民利及肌體無所攷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

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再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茶

鹽酒稅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戶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

求之不至也詔下褒貶增秩賜金其躐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

則經費銜用之俱足也非坑冶鼓鑄之數則必密進留州之兩盡也

。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

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再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田於

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說無庸

議也抱文書而立者馮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箴楚列於庭下
叫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州縣催科款款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鍾師
。然至於涖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歛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
每蹈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國圖之空虛也刑錯之不用也
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章魯
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縮銅章紆墨
綬分民社膺昨土者孰不曰守以救名當以惠善為先務也帥以師名
當以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夫之
向隅也今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其崇
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款款為癡兒之了官事是必有由也

奉使

輕相擇使

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浮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
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
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
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強之彼有倉皇失措為夷狄笑而已夷狄觀之以
為樽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宜其無人也。丈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謂

信使再通謂之屈辱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謀不明彼此間隔藉
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璠之於可汗
是也非外示羈繫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
於吳是也譬之奕碁面置東西取舍旁角願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
如也

使權輕重

提師百萬不銖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使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畢

續集

官闕而拜大羊於祖宗之殿下其類得無此乎萬言書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

朝廷郡國天下之爵祿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爵祿者計則初何內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允懷而國人所以眷眷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

康王之新發位也而詰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所以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二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所尊之亦所以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士大夫所不履為之事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天內外廷有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炮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慙帶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灑掃使令為元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苟茫茫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君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冥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矜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哉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

周內外廷相通

小宰掌宮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知周之官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漢內外無輕重之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屬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內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闕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阻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顧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哉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推戚姬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實錄

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迎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都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際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合內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灑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又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慎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職尚書又中書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任士人之

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歸於尚書尚書之
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
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
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
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踈絡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
制也柰何決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
其未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內外常若軒輊

大抵漢內外朝之勢常若軒輊方外朝之勢伸則中署嘉得以召辱大
臣及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詘御史丞相太尉彼非
能自為軒輊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大抵文帝專任大臣畏
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內廷詘武帝不假大臣以權勢欲適一己之私
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私人謂之天子賓客以軋之彼其意固與資之
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官選為輕重

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倪
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
登仙之嘆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為之於蓋是時雖自
朝廷冗官擢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
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
官之祿侵侵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
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
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
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耻立於朝廷之故蓋亦有謂是殆不在
於區區俸祿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母乃見其一未見其二手。盧懷謹
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退方是謂惠近而遺遠
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宋朝均內外

州縣為帶洛朝廷為經途重內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
處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即寺監丞之既更
必出十里之地即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為一代之
良法是陳若拙知潭以辭而被責郭贇知天雄雖辭而卒遣祖宗之威
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為輕哉趙昌言之知天雄亦能政稱而參大政劉
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
為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
授官至正即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
瘁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為遷在
外則為黜亦豈盡無張知白韓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陟之
法蓋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即官更迭補外侍從有闕選守
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曰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
之外任此令尚可申也外官月俸尤更豐足有能以唐為言如范仲淹
富弼者乎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為言如昔人者乎不然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邑人蕭泗

校正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宣帝寬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其天資良二千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里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寬厚長者德意志慮盡出於已不待吏為之宣帝德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君之無足言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賈。舉郡縣皆循吏而無循吏之名總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別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

宣帝而作宋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陳君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循吏變風之美酷吏變小雅之刺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

特是也吳公故不立傳如正雅無風教化闕則國異政然後更著稱如列國有風也宣帝

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宣帝雜霸刑名一時吏

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龍蓋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

則上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共循吏各有所長朱邑王成

勞來信臣勤農文翁興學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

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各

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

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忻戚由吏不

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雜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

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下

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胥惟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

然郅都乃在鎬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

臧錯寬仁貶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特皆是酷吏

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資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

班固正其名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序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

語即見上之人欲齊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

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

之所謂酷也蓋武帝正以多然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亂吾意也故寧

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趣辨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稱其位矣揚

僕為主費都尉治放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溫舒為河內

太守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溫舒為為第一語即見武帝齊之以刑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象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達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獄四門之詢關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厥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儆戒之於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於其後也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冢冠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

內宰司象泉府彙人舍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兼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有小宰受之歲有會歲攷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也三歲之有計三歲攷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以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遽行其法而逆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飭儆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在太宰則始和狹日而後歛在太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利在宰夫則正歲以法儆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焉大司冠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慮而禁令焉故凡昔者經國之大綱

為治之條目靡擘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
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入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
而無懈怠有勅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
始可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
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
者乘傳行如方以察更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職否以謠言舉按輒被
黜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者光祿勳歲攷察德行以
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
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
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疑
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當免而更以最治平為第一而卒不
聞其擢用比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尉有盜賊滿三日不舉發者
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
法煩碎不可用矣嘗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發百官考課事昶以為
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家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人無
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
總其統紀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漢風采
茂陵蕭育第六是也州以課郡如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
舉殿最是也丞相總職廢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以賞罰是
也

唐考功之法蓋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末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
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諺曰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
興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
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攷中外官上者

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發京
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蒞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蓋
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鑿班宏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
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狄宋朝書何易於事托言邑民議益昌
令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維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
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并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其
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
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徇私
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饋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際授
長官之薦舉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攷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
不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七皆得公然雖薦
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
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異議
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薦舉

武帝問所薦皆言利之人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以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
君之惡也武帝外興師旅內備宮室窮奢極侈使其不得與利之臣四
顧索然莫能措手又將懷財盡民散之懼卓然更化復於質朴使哀痛
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末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迎逢武帝
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權竇鐵算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
之侈心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耗虧縱有推
較賢材之意豈能揜其失耶昔絲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
滔天彼其竄殛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亦嘗稱共工於堯朝而遽與三
人同罰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
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
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為過也當時苟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
之敗矣

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為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職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闇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

連坐舉主之法非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得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來責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免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主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薦舉為國非為己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羊祐所進等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柬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奉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由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下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妻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且舉孝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己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雄舉馮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己而受其恩者也或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眾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

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
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貴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
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
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微謂
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皆常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謹
者舉清幹賊汙者舉貪濁此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
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
為文具去舖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倡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
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受誓戒不及
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
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
可庇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出不罰而懼能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
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
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制嘗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

許論薦薦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雖在任及統屬方許論
薦是向之法疎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
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
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勅舉有限舉勅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
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奉
職則詔舉奉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脩身所舉一二人而
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閱視自夫監官郡首歲舉限自不問
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眾雖欲行三者之
法焉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勅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
而已矣意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上與稍資積
善定用昭歷任書攷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
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薦舉得人

呂蒙正之冊備盡人才陳述古之藁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薦人

之公得人之盛如此哉大抵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已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其奚之於午也呂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於陳球解狐之於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奉號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知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每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知之何曰呂舜從嘗調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干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舉之失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舉人乃所以為賢

已賢不及賢也已賢而舉人之賢斯賢矣已能未為能也已能而舉人之能斯能矣陳述古襄之侍經席也所薦之士自司馬君實而下三十餘人皆賢能之士也嗚乎盛矣其後高宗紹興元年求賢手詔亦舉陳襄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

普之相太祖也嘗為其事擇官普列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則補緝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舉賢

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

李奎進卷六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舉課試之

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
進者稍繁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幕職州縣官雖三任六考始得論薦
被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
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內外臣僚舉官數文臣自待制
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輟過而被舉者非其
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磨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
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
慶曆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薦舉差等而守悴始有限矣皇祐初更
命監司以所部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
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舉官額

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
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
其舉官

選舉

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周禮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
州長正月之吉放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
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辨賢者能者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保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漢唐制度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
停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經

進士尤貴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雖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實與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張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功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節奏按為限是為指本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閥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既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魏晉得人然則善法

唐選舉之弊

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為停年格一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既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真知言哉

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攷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碩文效試官武閣守禦劉曉曰通鑑作劉曉國家以禮部為攷試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楊綰請因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最不尊人物

各有旨義著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改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爾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心喻又不難乎攷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於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貢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授由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競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莫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善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制亦未始不

而欲例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也故科目肇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甫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故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卿評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卿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卿而漢之取士猶有卿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卿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簿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為卿里所稱公議之在卿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卿者然後州縣

按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為五府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殆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貢舉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祐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後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准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

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解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群之第緣梁蕭杜牧之第緣是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試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踈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踈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踈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貴之

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語其故對曰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
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
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
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
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
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妻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
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
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
虛語也

漢科目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
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明經而已孝廉始於高祖賢良始於
孝文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
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
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才哉蓋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
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
舉孝廉比於周之賓與舉茂材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
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貪權勢陳湯舉茂材有
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
若是其有卓然不群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
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備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
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
所未講也

銓選

漢無限年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
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
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

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即陳咸以十八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祿之其入仕不幾於濫乎劉辟強以八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癯者皆可以綰綬于朝也平帝始平中龔勝漢邴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猶有可議者乎

遷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

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脩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

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
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車之微一切選之尚書其年勞
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債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曹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
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天下之士奔走於往來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
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
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庸有顧重而不屑就者此其為
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
而不能祿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群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
其貌言攷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察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
諸托縱橫奸偽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輸江漢
之運以足饋餉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置耗也

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監官率以四老及其滿秩理筆印選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
官者放縱無堅持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
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
俗循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
可行而况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
郡守數易不知漢權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
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
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喜非復唐所
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強
中著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
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

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更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以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糅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耶耻以茅廡而為卿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

蕭何著試吏之法然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因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吏

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宜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於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有三公有長史有符掾今所謂堂後更是也或主長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或主詞訟賊盜或主貨幣錢鐵或主倉庫郵驛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兵事皆以天下名士為之特以進仕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途進用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流使士大夫從事於此則必以為耻而不肯為矣

銓選之制

四選之法尚矣文武歸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別之左右選欲其分也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左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事侍郎左選掌之官之升朝者屬之尚書其次屬之侍郎此元豐之制也元豐以前曰審官東院則尚

書方選也曰流以銓曰三班院則侍郎之左右選也此元豐以前制也
國初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使三班屬宣徽院所以然者蓋磨勘之
制未立而叙遷之法不復舉文武百官非有勞者未嘗遷秩故舉而委
之大臣有司無與焉自時厥後既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矣則不得
不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矣則不得
不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之流內銓所以然者蓋磨勘之法既立叙遷
之法既舉其事繁浩非大臣所能專故必舉而委之有司之職此元豐
所以總而歸之吏部也因四選之分合原四選之建置則本末可以見
矣

磨勘考課

南曹之歷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
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
其後也天子不之間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
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之

考計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
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
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迭為遷
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
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
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
雖有司亦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
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政能可旌
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
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無私心天下無廢法易嘗以資歷為
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
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為之進退焉故
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
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于真宗